

漢書補注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張騫漢中人也師古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也補注宋祁曰也字疑可刪建元中爲郎

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師古曰月氏西域胡國也氏音支呂其頭爲飲器

韋昭曰飲器裊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古曰匈奴傳云呂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

韋云裊盃晉云獸子皆非也裊盃卽今之偏盃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也獸子裊器所以溲便者也裊音羣補注沈欽韓曰趙策以

知伯頭爲飲器呂覽云斷其頭以爲觴則云虎子者非也元僧揚建真伽截理宗頂骨爲飲器胡俗同然月氏遁而怨

匈奴無與共擊之師古曰無漢方欲事滅胡補注先謙曰漢胡構

邑之役而建元中卽欲事滅胡則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

知武帝雄心定於卽位之始矣師古曰更過也音工衛反補注先

謙曰史記大宛傳索隱更經也 迺募能使者騫已郎應募使月

氏與堂邑氏奴甘父

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

蓋取主之姓以爲氏而單稱其名曰父補注劉放曰奴甘父直是

此人名號耳非謂堂邑氏之奴名甘父也按胡人名字多以奴爲

號又後言堂邑父益知其自氏堂邑名奴甘父也先謙曰史記

作堂邑氏故胡奴甘父則服顏說是索隱云下云堂邑父者蓋後

史家從省唯稱堂邑父而略甘字

俱出隴西徑匈奴

師古曰道由匈奴過補注先謙曰据下文竊以軍臣單于

死之歲還爲元朔三年去十

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

三歲則出使在建元三年

吾北漢何已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畱竊十餘歲予妻有

子然竊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

補注先謙曰史記

竊因與其屬亡

鄉月氏

師古曰屬謂同使

西走數十日

師古曰走趨也不指知其

走音奏

一日走謂奔走也讀如本

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

字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指字是

不得見竊喜問欲何之竊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

唯王使人道送我

師古曰道讀曰導補注先謙曰官本今作脫引

宋祁曰越本脫作今錢大昕云子見宋大字本

正作今詳其文義以今亡爲句閉道連文謂閉其道不使往也誠

上下文但云亡無脫字知爲校書者妄改先謙案史記亦作今誠

上下文但云亡無脫字知爲校書者妄改先謙案史記亦作今誠

上下文但云亡無脫字知爲校書者妄改先謙案史記亦作今誠

上下文但云亡無脫字知爲校書者妄改先謙案史記亦作今誠

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曰爲然遣騫爲發譯

道抵康居

師古曰抵至也道讀曰導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爲發導驛抵康居下烏孫發譯道送騫史作發道譯送騫譯驛

並通然合諸文校

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

夫人爲王

補注宋祁曰古本夫人字下有太子二字齊召南曰史作立其太子爲王外國固時有女王然以下文推之似

史是先謙曰集解引徐廣云一云夫人

既臣大夏而君之

師古曰

爲王宋所見古本蓋兩存而未刊者

以爲臣爲之作君也補注郭嵩燾曰史記君作居是也西域傳明言

月氏爲匈奴所敗益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嬌水北爲王

城而大夏傳云都嬌水南嬌水爲今阿母河其地屬布哈爾近多

爲俄羅斯侵踞當時皆大夏地月氏襲居之盡嬌水以北爲界以

兵力臣屬大夏而

大夏仍自爲國也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己遠遠漢殊無報胡

之心

師古曰下遠音千萬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不重遠字官本千

作于是千遠雙聲千遠非雙聲且本傳益以爲神而遠之注

可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李奇曰要領要契也師

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留歲餘還並

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爲喻要音一遙反

南山欲從羌中歸師古曰並音步浪反補注先謙曰正義引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並即傍

字復爲匈奴所得畱歲餘單于死

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元朔三年史記此下云左谷蠡王

攻其太子自立據匈奴傳徐說是也

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太

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

師古曰彊力蠻言堅忍於事蠻

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

師古曰給供也補注宋祁曰古本胡字上

有故字先謙曰史記亦有故字其上亦云故胡奴蓋既歸漢則不應直謂之胡人且本書前省故胡奴三字似此處故字尤不可省

故字是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史記

西南夷傳元狩元年張騫使大夏來言通身毒之利按年表騫以元朔六年二月封博望侯必非元狩元年始歸也或者元狩元年

始令騫通身毒國疑不能明先謙案騫歸在元朔三年史記大宛傳通確據西南夷傳特逐胡前事非謂騫以元狩元年歸也考異

所疑何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

其不審補注宋祁曰古本旁字下有有字

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

師古曰土地之形及所生之物也

語皆在西域傳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

臣瓚曰邛山名生此竹高節可

作杖服虔曰布細布也師古曰邛竹杖人皆識之無假多釋而蘇林通言節間合而體難誤後學矣補注先謙曰邛山卽地志嚴道

下之耶來山元和志邛來山在今榮經縣西五十里山出竹高節實中堪爲杖名耶竹因山以爲名也一統志山在今榮經縣西南餘詳地理志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鄧展曰毒音篤李奇

道者補注宋祁曰注文天篤古本作天竺身毒國在大夏東南

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徙也著音直略反其下亦同補注周壽昌曰

史所稱居國也漢時中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古戰古

日象大獸垂鼻長牙其國臨大水焉呂審度之師古曰大夏去漢萬二千里

居西南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

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

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師古曰徑直也宜猶當也從

祁曰顏未注前古本宜作直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

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

兵彊可已賂遺設利朝也師古曰設施也施誠得而呂義屬之古

日謂不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曰

以兵革焉言爲然迺令因蜀犍爲發閒使四道並出師古曰閒使者未閒

犍官本作犍四道作數道出驍出作出徙邛出犍師古曰皆夷種名犍音九作

反補注宋祁曰新本邛字上有出字先謙曰史皆各行一二千里

作出驍出冉出徙出邛漢使見邛於夷也師古曰氏與南方閉嵩

其北方閉氏作服虔曰漢使見邛於夷也師古曰氏與南方閉嵩

昆明師古曰嵩昆明亦皆夷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

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服虔曰滇音

國補注先謙曰官本此注而蜀賈閒出物者或至焉師古曰閒出

併在或至焉下烏作馬是於是漢呂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師古曰事謂經略

費多罷之及騫言可已通大夏迺復事西南夷通之專以爲事也

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元朔四年罷西夷元符元年復通騫曰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

處軍得已不乏補注劉敞曰水草處宜有知字騫曰知水草

宋祁云古本將軍下有數字清化本無知字

封騫爲博望侯

師古曰取其能廣博瞻望補注周騫昌曰地理志南陽博望縣注侯國水經注亦以爲卽騫所封後

宣帝復以封王莽爲侯顏不引地志但取美名幾疑無此地名矣

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爲

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

補注先謙曰後二年爲元符二年與武紀合史記作其明年誤

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驃騎將

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眾降漢而金

城河西西竝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

師古曰並音步浪反補注齊召南曰鹽澤卽蒲昌海于闐

及蔥嶺二河之所匯也今名洛普池沈欽韓曰一統志蒲昌海在沙州衛西北境外裴矩西域記云鹽澤在西州高昌縣東

裴矩人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水地記今番呼羅布淖爾在安西府西少北邊外錢大昭曰南監本闕本皆不重

西字先謙曰官本匈奴時有侯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走單于

於幕北

補注先謙曰据武紀霍去病匈奴傳事在元符四年

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旣失

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

氏俱在祁連焯煌間小國也

師古曰祁連山以東焯煌以西補注齊召南曰西域傳月氏遠去過大宛

擊大夏而臣之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然則本
文祁連卽指酒泉張掖金城之南山霍去病所奪者地在敦煌之
東注當云祁連以西敦煌以東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
也先謙曰兩焯字官本俱作敦

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胡侯抱亡置草中

服虔曰傅父如傅母也李

奇曰布就字也胡侯烏孫官名也爲昆莫作傅父也師古曰胡侯烏孫大臣官號其數非一亦猶漢之將軍耳而布就者又胡侯之

中別號猶右將軍左將軍耳非其人之字胡與翁同

補注先謙曰括史記殺昆莫父者匈奴非大月氏

爲求食還見

爲求食還見

爲求食還見

狼乳之

師古曰以乳飲之又烏銜肉翔其旁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烏嚙肉蜚其上

曰爲神遂

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召其父民眾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

師古曰塞音先得反西域國名卽佛經所謂犍種者塞釋聲相

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

近本一姓耳補注郭嵩燾曰案西域傳屬賓西北與大月氏接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屬賓塞種分散自疏勒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捐毒傳云至疏勒南與蔥嶺屬

西上蔥嶺則休循也環蔥嶺左右爲今東西布魯特地烏孫卽今伊犁蓋皆沿蔥嶺南徙烏孫傳云本塞地大月氏破走塞王塞王

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據此則

塞卽烏孫地昆莫立國乃改名烏孫是烏孫之民本塞種而雜有

大月氏種漢書西域諸國實與身毒佛國無涉塞地爲大月氏所併其遺種跡蔥嶺南至罽賓罽賓傳亦云成帝時大將軍王鳳言縣度之險非罽賓所能越縣度在今巴達克山之西罽賓又在其西可知唐僧元奘西域記以迦濕彌羅爲舊罽賓唐書言罽賓治印度之克什米爾也於是相沿以北印度爲罽賓唐書言罽賓治浮圖法亦據印度言之瀛環志略以月氏在鳩水北當今布哈爾罽賓在縣度南當今阿富汗其言至確劉昫韋氏蓋驗蔥嶺以西經縣度又折而南乃至罽賓不得爲北印度明矣唐時以北印度當罽賓遂并以塞釋登相近通謂之釋種不知烏孫塞地詳見西域傳顏注以意附會言之殆誤也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旣健補注先謙曰健壯大也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

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眾因畱居兵稍彊會

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曰爲神而遠之

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

物誠曰此時厚賂烏孫招曰東居故地漢道公主爲夫人結昆弟

補注先謙曰官本遺作遺引劉敞其勢宜聽師古曰言事是斷

匈奴右臂也補注何焯曰作遣是其勢宜聽師古曰言事是斷

補注何焯曰作遣是其勢宜聽師古曰言事是斷

地空無人招以東居故地史記作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郭嵩
燾云西域大月氏傳遠去過宛西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
號小月氏據此則月氏烏孫在祁連敦煌間月氏當近南而烏孫
稍北月氏既併烏孫又爲匈奴所破乃西踞塞地昆莫攻破月氏
而踞其地號烏孫則所謂昆莫故地者正指敦煌間地言之武紀
元狩二年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來降以其地置武威酒泉郡昆
莫故地當在敦煌時尚未置郡故舊推原昆莫故地徑據昆莫地
使居故地史記作渾邪者是也漢書推原昆莫故地徑據昆莫地
爲言此所言今烏孫地恐未達班意渾邪王正治昆莫故地其後
十餘年始置敦煌郡此云金城西傍南山至鹽澤亦與地勢未合
又案地理志張掖郡注應劭曰張國臂掖故云張掖武與地勢未
帝猶感於張騫之言取斷匈奴右臂爲義因有此名耳既連烏孫
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曰爲然拜騫爲中郎
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曰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
節副使師古曰爲騫之副而各令持節道可使遣之旁國補注宋祁曰古本及浙
何焯曰於道中騫得便宜遣其副也先謙曰古本浙本遣字下當
是遣字而後人誤書爲遣也遣下加遣則文不成義宋所見蓋元
是遣字若是遣字則當云重一遣字不得云騫既至烏孫致賜諭
有一遣字矣史記作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諭
指師古曰呂天子未能得其決語在西域傳騫卽分遣副使使大
指意指曉告之

宛康居月氏大夏

補注先謙曰大夏下史記有安息身毒于真杆采諸國

烏孫發譯道送騫

師古曰道讀曰導

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

師古曰與騫相隨而來報謝天子因

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爲大行歲餘騫卒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鼎二年騫爲大行

三年卒後歲餘

補注宋祁曰古本騫卒下復騫卒二字

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

皆頗與其人俱來

晉灼曰其國人

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

日鑿開也空通也騫始開通西域道也師古曰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故此下言當空道而西域傳謂孔道也諸後使

往者皆稱博望侯曰爲質於外國

李奇曰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

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

鄧展曰發易書以下補注宋祁曰古本作發易書先謙曰史記亦作

發書易然詳鄧說則古本是也

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

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

令居呂西

臣瓚曰令居縣名也屬金城塞西至酒泉也師古曰令音零

初置酒泉郡曰通西北

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犂靬條支身毒國

李奇曰犂音劇服虔曰犂靬張掖縣名也

師古曰抵至也自安息以下五國皆西域胡也犂犂即大秦國也
張掖縣縣蓋取此國爲名耳犂犂聲相近犂讀與軒同李奇音
是也服說非也補注郭嵩蓀曰西域傳康居西北二千里有奄蔡
國臨大澤無厓即北海其地距安息諸國絕遠疑所謂北海者卽
雷翁海之北境今謂之裏海其南境之烏計河界波斯故自奄蔡
建安息黎犂諸國皆所通西域至遠之地終西漢之世惟安息遠
使貢獻餘國雖經遣使固未一通中國也後漢西域傳大秦國一
名犂犂卽今意大利西隔地中海爲安息所關漢使亦未能一至
班史亦約畧言之不詳其始末也先謙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
日史記犂犂作黎犂官本注劇作軒
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肅操大放博望侯時師古曰操持也
所肅持謂節及幣也放依也音甫往其後益習而衰少焉師古曰以其串
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數百下有人字
習故不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
多發人師古曰道遠則者數歲而反還遲近則來疾是時漢旣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
請吏置牂柯越雋益州沈黎文山郡補注益大昭曰地志無沈黎文山二郡沈黎省於天漢四
年文山省於地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迺節三年皆併蜀欲地接目前通大夏夏也補注先謙曰前往也迺
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師古曰文山以上初置者補注先謙曰史記遣使下有柏始昌呂越人等案陸

謂之初郡者後皆叛而併廢之

皆復閉昆明

如淳曰爲昆明所閉補注宋祁曰越本無皆字

爲所殺奪幣

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

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元封二年

後復遣使

竟不得通語在西南夷傳自騫開外國道曰尊貴其吏士爭上書

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

師古曰凡人皆

不樂去故有自請爲使者即聽而遣

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師古曰

之補注先謙曰史記樂下有往字

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師古曰

曰不爲限禁遠近雖家人私隸並許應募補注先謙曰予節予求使者節也屬上爲句募吏民則從往之人衆耳官本顏注在呂廣

其道爲具備人眾遺之曰廣其道
補注先謙曰具備人眾官本作備眾錢大昕云宋大字本備眾

作具備人眾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師古曰承天子指意天子爲其習

之輒覆按致重罪

師古曰言其串習不以爲難必當更求充使也曰激怒令贖師古曰令

罪補注郭嵩燾曰顏注非也漢法死罪皆聽贖罪惡重則贖金愈多所侵盜幣不足當重罪輒加覆按致之重罪使罰所侵盜以贖

既贖而復求使是以其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事益習而其犯法益輕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

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齎物

師古曰言所齎官物竊自用之同於私有補注先謙曰史記其使下有皆

貪人子

欲賤市呂私其利

師古曰所市之物得利多者不盡入官也補注先謙曰謂外國市漢使所齎官

四字

物使者以賤直上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於外國人人輕

關而自私其利也

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

師古曰令

實

度漢兵遠不能至

師古曰度計也

而禁其食物呂苦漢使

師古曰其困苦也

漢使乏絕責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

師古曰空即孔也補注宋祁曰

怨漸本作怒先謙曰賁史記作積姑師集解引徐廣曰即車師

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

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

師古曰言服之則利不討則爲害補注先謙曰史記

作災害與此義異

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

補注周壽昌曰時從票已失侯因此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呂擊役更封泥野侯也此應稱故從票侯

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鄯至玉門矣

章昭曰玉

門關在龍勒界補注先謙曰據功臣表破奴元封三年封泥野侯所謂明年即元封三年也與破奴傳云後一年合而大宛

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呂大烏卵及犍軒眩入獻於漢

曰卵大如一二石繫也眩相詐惑也鄧太后時西夷檀國來朝賀
詔令爲之而諫大夫陳禪以爲夷狄僞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尙書
陳忠案漢舊書通知世宗時聲軋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
適知古有此事師古曰鳥卵如汲水之繫耳無一二石也應說失
之眩讀與幻同卽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
本從西域來譬音食補注宋祁曰如只曰大鳥則成一事實云大
鳥及卵聲軋越本作黎軋者非又注文繫子按西域烏七傳師古
音養於龍反汲水瓶也今聲與雍是一字同從瓦無容別音食必
無二音亦當云一音食郭嵩焘曰西域傳安息王以大鳥卵及軋
軋眩人獻於漢而於烏七山離國亦云有大鳥卵如軋後漢西域
傳條支國出大雀其卵如軋永元十三年安息獻條支大鳥時謂
之安息雀安息今波斯烏七山離今俾路芝條支今阿剌伯據西
域傳獻大鳥卵者安息也而其種實出條支烏七山離蓋皆近海
炎地也其性不能耐寒僅後漢時一來獻餘皆獻卵而已今阿剌
伯出此鳥名駝鳥其形如駝可以挽車西人尤重其卵以爲供具
或朱綠之飾以金銀宋祁謂大鳥與卵并獻蓋未究知其實耳先
謙曰聲軋史記並作黎軒外國地名多天子大說讀師古曰說而漢
同聲異字越本亦未遽非宋說皆未當

使窮河源

補注先謙曰此句下史記有河源出于真五字

其山多玉石采來

臣瓚曰漢使采取持來至

漢

天子案古圖書名

河所出山曰昆侖云

補注王闡運曰爾雅西方之美者有昆侖虛之

球琳琅玕故以玉石名河所出山爲昆侖

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

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

補注先謙曰史記則字在過之上文義更顯所以示

外國富庶也帛下具下並有以字

曰覽視漢富厚焉

師古曰視讀曰示大角氏師古

曰氏音丁禮反解在武紀

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

師古曰聚都邑人令觀看以誇示之觀音工喚反

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欲曰見漢廣

大傾駭之

師古曰見顯示

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氏奇戲歲增變其益興

自此始

補注先謙曰其史記作甚盛二字

而外國使更來更去

師古曰還互來去前後不絕更音工

反大宛呂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可詘曰禮羈縻而使也漢使往

既多其少從率進孰於天子

孟康曰少從不如計也或曰少者少年從行之微者也進孰美語如成孰

也晉灼曰多進虛美之言必成之計於天子而率不果也師古曰

漢時謂隨使而出外國者爲少從總言其少年而從使也從音材

用反事見班固與弟仲升書進孰者但空進成孰之言補注王闡

運曰進孰言進見孰習也以習孰故無所不言而言及馬矣先謙

說王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

之甘心

師古曰志懷美悅專事求之

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曰請宛王

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

師古曰素有漢地財物故不貪金馬之幣

相與謀曰漢去我

遠而鹽水中數有敗

服虔曰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沙磧之中不生草木水又鹹苦即今敦煌西北惡磧者也數有敗言每自死亡也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裴矩西域記鹽

水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道路不可準惟以人畜骸骨及駝

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

馬糞爲標驗由此數有死亡

師古曰言近道之處無城郭之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言字及上之字

乏食者多漢

往往而絕邑

師古曰言近道之處無城郭之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言字及上之字

使數百人爲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

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

如前曰罵詈也師古曰椎

破金馬也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補注

先謙曰椎破金馬搗之而去示絕宛也

宛中貴人怒曰

師古曰中貴人中人臣

之貴者補注周壽昌曰顏注非也此言宛國中之貴臣不得以中貴人連讀觀李廣利傳云宛貴人皆以爲然又云虜宛貴人勇將

鮪靡

可證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還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

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曰漢兵不過三

千人強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曰嘗使浞野侯攻樓蘭曰七百騎

先至虜其王呂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

師古曰欲迺呂封其兄弟

李廣利爲將軍伐宛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爲光祿大夫

使匈奴給事中爲石顯所譖自殺

李廣利

補注周壽昌曰廣利中山人

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

元年呂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

呂往

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行義者

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故浩侯

王恢使道軍

補注齊召南曰徐廣云恢先受封一年坐使酒泉矯制爵除案此王恢以擊破車師功封浩侯與元光中

設計馬邑以大行令爲將軍下獄死者不同此在後先謙曰史記

故浩侯上有趙始成爲軍正六字此下有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

九字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

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財有數千

師古曰比音必疾反財與才同補注

先謙曰官本師古曰比音必麻反在郁成下財與才

皆飢罷師古曰罷

讀曰攻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

成尙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

一二

師古曰十人之中一二人得還

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

患飢人少不足曰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

師古曰益多也

天子聞之

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畱屯敦煌其夏

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

師古曰趙破奴後封浞野侯浞音士角反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太初

二年秋遣浞野擊匈奴不還其夏當作其秋史記亦誤

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

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

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

晉灼曰易輕也師古曰輪臺亦國名補注先謙曰輪臺史記作侖頭爲

外國笑迺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

師古曰案其罪而行罰

赦囚徒扞寇

盜

如淳曰放囚徒使其扞御寇盜師古曰使從軍爲斥候補注王闡運曰寇盜當爲寇盜當刑者也扞讀若扞擻之扞謂以人監

守之耳郭嵩燾曰案王說非也秦法弛刑徒戍邊爲發謫漢囚之

有七科發謫所發之惡少年亡命則亦寇盜之流也刑徒兼及死

罪而從未云發及寇盜蓋亦古人正名之義疑赦囚徒扞寇盜當

時常語然也弛刑徒有罪者隸之兵籍校尉領之當以兵法部勒

無資扞取如王說則此扞字與上敖字下發字相悟而義不可通矣注以發資爲發資注徒作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注師古曰與資部

負私從者不與師古曰負私糧食及私從者不在六萬人數中也

在六萬人中也顏注曰負私糧食及私從者不在六萬人數中也四萬匹亦謂私負裝以從之馬也顏注云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亦誤分牛十萬馬三萬匹驅聚駝已萬數齎糧補注先謙曰史

爲二事多字兵弩甚設師古曰施張甚具也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

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曰穴其城

師古曰空孔也徙其城下水者令徙他道流不迫其城也空以穴其城者謂而攻之令作孔使穿穴也不云決其水原移之又云圍

其城攻之皆再敘其事也一日既徙其水不令於城下流而因其舊引水入城之孔攻而穴之補注沈欽韓曰爲水使潤就其空爲

地穴攻城也墨子備穴篇善攻者穴生而入郭注欽韓曰大宛當今

浩罕城北依納林河城外流水蓋聚城山漢注納林河者先謙曰此敘遣水工之故尙未至宛而顏云下再敘其事誤也此文作益

一句讀徙水穴城不分二事一說近之空讀如字沈說優矣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自衛酒泉如清曰立

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補注先諫曰地理志居延張掖縣休屠武

威縣皆都尉治武紀太初三年道路博德築居延澤蓋二縣於是

時置居延休屠皆匈奴地取於元符中而志云二郡縣而發天下

太初所開也衛酒泉者以備胡禦武紀匈奴傳甚明

七科適師古曰適讀曰譏及載精給貳師師古曰備轉車人徒相

連屬至敦煌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補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馬

校尉師古曰習猶便也一人爲執馬校尉一人爲備破宛擇取其

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補注宋祁曰古無後字予謂後字當

與多字連文爲句明小國畏服之由宋誤讀史記多所至小國莫

作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知多字單文不成句

不迎出食給軍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三百四十五引漢書曰李廣

言夸誕不知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

出何書也

城師古曰平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

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雷行而令宛益生詐師古曰雷行

其迺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補注宋祁曰古本作源則宛固已憂

行迺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

先諫曰史記亦作源同

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師

日毋寡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補注宋祁曰不字下當

宛王名字本書用不字讀句者甚多宋有解字先謙曰不即否

因史記有解字而云然未當適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曰

爲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爲

延反宛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曰王毋寡補注

孫曰其外城壞至以王毋寡錯簡正文六十九字當依史記移持

置攻之四十餘日下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八字衍當依史記刪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

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

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師古曰令貳師孰計之而欲是時康居候

視漢兵尙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

尙多補注先謙曰史記漢人作秦人外爲來誅首惡者毋寡

夷稱中國秦漢一也亦見匈奴傳毋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

必矣

師古曰罷讀曰疲

軍吏皆曰爲然許宛之約宛遁出其馬令漢自擇

之而多出食食漢軍

師古曰下食讀曰飢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目下

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爲宛王

日蔡音楚言蔡師古曰昧音本末之末蔡音千島反補注修荃孫

日按服說言蔡字當以楚言讀之觀文補下云讀若江南謂薛母

爲韓淮南脩務訓注諺讀燕人言越操善越者謂之諺本字爲音

漢魏注家此例甚多蓋漢人未有反切徒以聲相譬況聲不足明

轉又爲內言外言緩氣言急氣言龍口言閉口言急舌言作江淮

平此注說文於此等處均改他字不知漢人本有此例也先謙

日史記時作待漢下有使字文義較明昧蔡後事在西域傳

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爲人多道

上國不能食

師古曰起發也道上國近道諸國也食讀曰飢補注

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壹充國等

元年爲鴻臚二千餘人別至郁成城補注宋祁曰成城古本肅本

年免見公卿表郁成城守爲一句先謙曰宋誤讀斷守字王說是也史

記正作別到郁成郁成城守古本浙本蓋因郁都形近誤郁爲都

其上下又脫

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師古曰

兩成字也師古曰侍大軍之威而輕敵人補注先謙曰史記負作負疑本書誤攻郁

成急

補注先謙曰史記但云責郁成窺知申生軍少晨用三千人

攻殺申生等數人脫行走貳師

師古曰走音奏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

補注齊召南曰外戚傳並不言左將軍桀從貳師伐宛有功則此

官桀爲少府年老免即合此傳而顏注乃謂疑此非上官桀表誤

何哉左將軍上官桀與霍光同輔政者在此人後姓名偶同耳

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

如清曰時多別將

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故謂貳師爲大將

軍補注何焯曰將字衍文如注強爲之說耳下同先謙曰此與下

文大將軍史記並同則是班用元文非衍也諸將衛將軍黃因

耳要是駁文不合史例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師古曰今生將

卒失大事

師古曰卒讀曰猝補注李慈銘曰生將謂生致之也將

猝佚去事

欲殺莫適先擊師古曰適主也無有主上邽騎士趙弟

重大也

拔劍擊斬郁成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

補注先謙曰後行上文所

補後復行也

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

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

補注先謙曰東旋而東出補注先謙曰東旋而東出補

諸所過小國聞宛

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

補注先謙曰後行與上義同戰死不甚

人馬千餘匹後行非乏食

補注先謙曰後行與上義同戰死不甚

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曰此物故者眾

補注先謙曰後行與上義同戰死不甚

死也解具在景紀及蘇武傳補注沈欽韓曰楚策下牟百姓亦作

義顏注非先謙曰牟訓取是也食貨志注牟取也景天子爲萬里

紀侵牟萬民李奇注牟食苗根也則顏說所本

天子爲萬里

而伐不錄其過迺下詔曰

補注先謙曰後行與上義同戰死不甚

以爲此詔起本深明其事不實而兵爲得已也先謙曰案武紀太

初三年路博德築居延後匈奴復入酒泉張掖殺都尉匈奴傳聞

北侵掠未已何据焉傳數語遂謂詔書不實臆說失理之甚匈奴

奴爲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

將江故雁門守攘

補注先謙曰江攘名

危須己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

令

服虔曰危須國名也文穎曰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隔東西道

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汧河山涉流沙

通西海山雪不積

張晏曰是歲雪少故得往還喜得天人之應也

汧河也汧音素補注

郭嵩燾曰案河山即張騫傳所云天子按古

出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是也河源所出凡二一北出蔥嶺一南

其山多玉石疑所據爲河源者于賓山也自玉門陽關以西皆流

沙地水道提綱以今青海當西海則所云河山爲二而不詳其地

甚從河上派而名所出山曰昆侖顧注折河山爲二而不詳其地

今作溯先謙曰地理志張掖郡居延下云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

爲流沙先使路博德築城其士大夫徑度無屯難也獲王首虜珍

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爲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封斬郁成

王者趙弟爲新時侯

補注先謙曰嘉其能軍正趙始成功最多爲

光祿大夫上官桀敢深入爲少府李哆有計謀爲上黨太守

師古曰哆

音昌野反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百

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孟康曰奮迅也呂適過行者皆黜其

勞師古曰適讀曰謫言曰罪謫而行者免其所犯不敘功勞補注

吏言之蓋吏之有罪者也但許其立功贖罪而士卒賜直四萬錢

不授官故曰黜其勞意在示人以重犯法也師古曰或曰他財物充之故云直錢萬史記平準書注泰以一鎰爲一

金漢以一斤爲一金上文還入玉門者萬餘人而爲軍官吏千餘

人是士卒受賜約萬人史記云四萬金直錢四萬萬蓋通言之此

云四萬錢則一士卒所得之賜也漢法凡賞賜有帛有金有錢各

分數品云直四萬錢通金幣數者合計之無以他財物充賞者注未審漢錢銅錢伐宛再反師古曰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後十一

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騎出五原擊匈奴度郅居水師古

音質兵敗降匈奴爲單于所殺語在匈奴傳

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崑崙高二千五百里餘補注先謙曰史記餘在里字上

此誤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惡睹

所謂昆侖者乎

鄧展曰漢呂嘉河原於何見昆侖乎尙書曰道河積石是謂河原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

出昆侖也師古曰惡音烏補注王闔運曰惡

暗所謂昆侖言無二千五百里高之山也

故言九州山川尙書

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

如浩曰放蕩迂闊不可信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荀悅誤呂放

效字因解爲不效蓋失之矣補注先謙曰此全本史記大宛傳贊

不敢斥言武帝志窮荒遠之失舉昆侖則蔽所不見之失也謹案康

名昆侖非真河源然因此並疑昆侖則蔽所不見之失也謹案康

熙四十二年高宗命侍衛阿彌達窮河源還奏星宿海西南一河名阿

勒坦郭勒蒙古語阿勒坦即黃金郭勒即河也河水色黃同族三

百餘里入星宿海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數丈名阿勒坦噶

達素齊老蒙古語噶達素北極星齊老石也其崖壁黃赤色壁上

爲天池池中流泉噴涌爲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則其

黃河之上源伏讀高宗御製文集有河源按語河源傳明語二

篇恭錄於此以曉學者餘詳西域傳御製河源按語曰按班固

漢書張騫傳天子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

河所出山曰昆侖云又固贊又謂遼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所

謂昆侖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於是騫展遂謂河源出於

積石是皆拘墟未見顏色之言蓋千古以上中國以外紀載已外

言語不通而欲定其確實何異北轅適越考元史始有星宿海之

名而以爲河源元衆古也鄂敦即星宿彼時譯爲火敦則漢人

不通蒙古語耳此爲近之今則更溯以上遂得真源然昆侖之語

亦不爲無因蓋昆侖在今同部中同部諸水皆東注蒲昌海卽鹽澤也鹽澤之水皆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則星宿海諸水皆是也而大河之源獨黃色爲筮異更在星宿海之上非昆侖之伏地至此以出而挾星宿海諸水爲河漚而何濟水三伏三見此亦一證矣獨漢書所云采玉則因昆侖出玉未免牽就詢之阿爾達則稱河源皆土山無石無石安能有玉夫非精通蒙古語及漢書更問之親履其地之人率欲定此大體大兩地遠理博之事不亦甚難乎於甚難而得決疑傳正亦一大快也御製河源簡明語曰子既爲河源詩並按語繼讀宋史河渠志有文命輯河源簡明語曰論茲以體大物博考今證古不無費辭雖彼此細勘事則明恐毫釐或差義乃素茲爲節明之語庶因提要而便覽蓋河源究以張騫所探蒲昌海鹽澤及漢武所定昆侖爲是雖山海經水經注皆略具其說但山海經劉歆稱伯益所著本無所据水經注則桑欽歸道元皆張騫後人實祖其說而廣之以至於類文且昆侖在回部原出玉也獨未明揭伏流至青海於阿勒坦噶達素之天池而出耳歷唐宋以至元乃有郭敦諾爾爾爲河源之語郭敦爲蒙古語漢語卽星宿海也彼時雖未考至天池而中國之河源實由此頗見梗槩矣潮伏流以至蒲昌海鹽澤非河源而何星宿海亦鹽澤之伏流至青海而出爲清水黃河挾之以流始爲微淡後爲純黃是二水本一源至中國出地爲二色而終歸於一若夫曲折纖細則見近所爲詩文及紀略之

書獨敘其簡明崖略如此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終

漢書六十一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漢書六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昔在顓頊

補注錢大昕曰劉知幾謂篇首當云司馬遷字子長馬翊夏陽人繼以其自序曰云云方合著述之體其說固

然然此例人所共知孟堅命世大才詎猶未了蓋叔皮父子踵史遷而作書故自敘一篇悉因舊文附以後事取述而不作之義意

主撫謙非失

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

張晏曰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正

重主天火正黎兼地職也臣瓚曰重黎司天地之官也唐虞謂之

義和則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正師古曰瓚說非也據班氏

志通賦云黎南耀於高辛則此為火正是也補注郭嵩焘曰律曆

明之義也淮南亦云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故天用

莫如日人用莫如火司天屬神者主日司地屬民者主火南正向

明以測日火正順時以改火各據所用言之先謙曰郭說是尙書

孔疏引左傳稱重為句芒黎為祝融祝融火官可得稱為火正句

芒木官不得號為南正且木不主天火不主地而外傳稱顓頊命

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為陽地

故掌天謂之南正黎稱火官故掌地猶爲火正據此以兼職言稍
異然火正之不爲北正益可見矣史記火作北傳寫誤耳索隱援
顏注正之又引國語曰黎爲火正以唐曜敦大光熙四海此班賦
所本又引續注古文作北正作古文作火字非也七字明古無作
北正之本
世序天地補注錢大昭曰楚語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亂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有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
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
國伯休甫字也補注繆荃孫曰續志雒陽有上程聚古程伯休甫父之國先謙曰索隱據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二氏二正所出各別而遷意欲合二氏爲一故總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按處之序及于資皆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今總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即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太史公欲以史爲己任故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耳先謙案楚世家索隱引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小司馬以彼說爲當不應於此反不曉也大戴禮帝繫篇亦云老童產重黎是黎本名重黎且此文皆本國語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爲司馬小司馬以爲遷誣其先失理遠矣

氏師古曰失其守之職也補注何焯曰詩常武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毛傳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正當宣王

之時已失典司天地之守故僅以時王所命之官司馬氏世典周

別爲司馬氏也先謙曰官本注其下有所字是司馬氏世典周

史補注宋祁曰浙本此句無司馬氏三字先謙曰索隱司馬夏官卿不掌國史自是先代兼爲史衛宏云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恐

或有其所據王啟原云史佚逸周書或稱尹逸則佚姓黃帝後也

春秋尹氏是其貴景時猶貴盛爲公卿未嘗中衰佚後爲司馬

氏別無他證未能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

與史公爭審矣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子顯叔帶之難故司馬

氏奔晉中軍隨會韓魏秦如舊曰左氏傳晉僞使魏壽餘誘士會於

晉也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今此言隨會奔魏司馬氏因

秋隨會奔秦則似謂自晉出奔魏耳但魏國在獻公時已滅爲邑封畢

入少梁則非別國不得言奔未詳遷之所說補注齊召南曰奔魏史

萬矣既非別國不得言奔未詳遷之所說補注齊召南曰奔魏史

記作奔秦是也漢書本誤作魏耳又案隨會奔秦時未爲中軍將

也史文以後官冠其名先謙曰索隱會自晉奔秦後乃奔魏自魏

還晉故漢書云會奔魏也先謙案奔秦奔魏理元可通遺說自不

通謂其謬而司馬氏入少梁爲秦所滅號爲少梁自司馬氏

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張晏曰

爲中山相補注先謙曰在趙者以傳劍論顯服虔曰世善劍也師

見國策呂覽及人表

也論來頓反補注先謙曰正義何法盛晉書及晉譙王司馬無忌

司馬氏系本皆云名凱集解引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此讀傳

爲搏也又引晉灼云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

書也劍論兵書相對爲文蓋善劍術者著論傳世晉顏說是集解

引服說善下有傳字補注其後也如清曰刺客傳之劍論也師古

官本來上有音字補注劍其後也如清曰刺客傳之劍論也師古

欽韓曰淮南主術訓握術劍鋒以離北宮司馬劍論不使應敵非

刺客傳中人張文虎曰刺客傳無劍論惟荆轲宮論過榆次與蓋

蓋論劍云云疑蓋聶即劍論之誤檢次本趙地古劍字本作蔽與

聶並從艸與益形相涉爾雅釋詁叔叙釋文云又作噴說文耳部

聶字重文作聶與益字相涉爾雅釋詁叔叙釋文云又作噴說文耳部

人或尙見史記舊文索隱云蓋姓聶名則所見本已訛矣在秦者

錯與張儀爭論補注應劭曰秦惠王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司馬錯

音干古反補注先謙曰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補注

日爲錯補注師古曰音新補注先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

陽補注沈欽韓曰秦紀惠文王十二年更名少梁曰夏陽張儀傳

君白起則爲昭襄王時此語殊乖次第先謙曰少梁更補注武安

名夏陽尙在惠文後九年錯拔蜀之前此文補注述之也補注武安

君阮趙長平軍補注文穎曰趙孝成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補注李奇曰地

王時趙括爲將

名在咸陽

西十里師古葬於華池晉灼曰池名也在郿縣師古曰晉說非也

日郵音尤華池在左馮翊界近夏陽非鄠縣補注

謙曰正義括地志華池在同州韓城縣西南斬孫昌為秦王鐵官

七十里有在夏陽城西北四里有司馬遷碑補注先謙曰索隱司馬氏

補注先謙曰當始皇之時蒯瞶立孫印補注先謙曰索隱司馬氏

王史記作主當始皇之時蒯瞶立孫印補注先謙曰索隱司馬氏

生憲志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師古曰武信君即武臣也

生印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師古曰武信君即武臣也

司馬印是知為武臣之將也補注劉放曰此言當始皇時為武信

君將則武信君非武臣也王念孫曰蒯通傳云武臣略定趙地

武信君是武信君即武臣也此秦二世時事而云當始皇之時

者之誤耳武信君即武臣也此秦二世時事而云當始皇之時

據此一耳武信君即武臣也此秦二世時事而云當始皇之時

河內數有功封為殷王史記秦楚之際月表項籍傳趙將司馬印定

降漢地為河內郡是徇朝歌定河內賁一事武信君之為武臣更

無可疑劉說非也但此文本言昌為鐵官當始皇時屬上讀與印

耳王謂史記誤亦非諸侯之相王王印於殷師古曰項羽漢之伐

楚印歸漢曰其地為河內郡昌生毋懌謙曰史記作無澤索隱漢

書作毋擇是小司馬所見漢書本不毋懌為漢市長補注先謙曰

作懌也繇王本史記索隱擇仍作懌毋懌為漢市長補注先謙曰

四市有毋懌生喜喜為五大夫補注先謙曰百官表

四長毋懌生喜喜為五大夫補注先謙曰百官表

卒皆葬高門

蘇林曰長安北門也師古曰蘇說非也高門地名在夏陽西北而東去華池三里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二十八里漢司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儀注太史馬遷墓在韓城縣南二十二里
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晉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又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爲正師古曰談爲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爲公如說非也補注劉放曰周制外史掌四方之志布在諸侯國其位上士皆在諸侯之卿上秦亦有之故漢儀注所謂太史公在丞相上謂此也衛宏所說亦不可謂之全非宋祁曰遷與任安書自言僕之所輕也若其在丞相卜祝之間故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其在丞相上安得有此言耶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也吳仁傑曰韋昭云史記稱遷爲太史公者外孫楊惲所稱志林以爲古者主天官皆上公至漢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案遷報任少卿書亦以太史公自稱則非官屬與外孫尊之矣文選報任少卿書云太史公牛馬走五臣注太史公遷之父按遷被刑談死久矣安得以父故官爲稱史記自序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隱先人謂先代賢人之謂又以太史公爲談自稱按遷此書言僕之先人又非先代賢人之謂又遷自序云談爲太史公謂尊其父可也下文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則遷自謂矣安有官爲令而自尊曰公者蓋春秋之世楚邑令皆稱爲公漢書音義陳涉爲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公史記有柘公留公索隱柘縣留縣令也故曹參爲城令稱戚公夏侯嬰爲滕令稱滕公是也按茂陵書讀出太史丞爲太史令本傳言

談卒三歲而遷爲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爲令耳其稱公者如栢
雷賊膝之比非尊其父而然李慈銘曰太史公自是當時官府通
稱固非官名亦非尊如後世之稱太史氏亦非有此官名也流
俗相沿如晉之中書令稱令君唐之御史稱端公不必以其尊官
也衛說不過因公字而附會之至官曹稱謂例不見於百官志亦
不必疑朱一新曰衛宏所說謂位在丞相上者蓋謂朝會之位以
其國史所關使之密邇至尊以便記注非以其爵秩亦非必以尊
寵也鉅縣所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
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蓋其職事使然惟言遷死後宣帝以
其官爲令則非其實本傳言卒三歲而遷爲太史公爲當時通稱其
史令司馬遷是遷官爲太史令無疑李云太史公爲當時通稱其
說甚確遷自云兩下大夫之列百官志太史令六百石索隱引博
物志太史令茂陵頭武里大夫之列百官志太史令六百石索隱引博
石本紀宣帝詔吏六百石位大夫合以史公自言則其官爲太史
令其秩爲六百石安有如衛氏所云者惟漢舊儀言太史公秩二
千石爲異此則或談任職時增其秩以示寵或官秩尊卑隨時升
降或記者偶失其實闕疑可矣先謙曰遷言近乎卜祝之間則太史
大夫之列官職自明宋晉吳氏駁衛說是遷自謂太史公則太史
令實有太史公之稱顏謂遷尊其父爲公韋昭謂楊惲尊遷爲公
合之遷書理不可通李朱二說得其父爲公韋昭謂楊惲尊遷爲公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

師古曰卽律曆志所云方士唐都者

受易於楊何

師古曰何字叔元舊

川人見習道論於黃子

師古曰景帝時人也儒林傳謂之黃生與轅固爭論於上前謂湯武非受命乃殺也

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諄師古曰諄

師法惑於所見詩音布內反補注先謙曰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

史記諄作惇集解引顏注亦作惇法作書

大傳曰

補注宋祁曰

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

張晏曰大傳

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

省耳

師古曰言發迹雖殊同歸於治但學者不能省察昧其端緒

不相爲用務此則忽彼故曰有省不省下言道

家爲術無所不宜則亦無所不省也顏注誤嘗竊觀陰陽之術

大詳而眾忌諱補注李慈銘曰史記詳作詳古詳祥字通易祖履

眾猶多也使人拘而多畏李奇曰陰陽之術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師

傳言孝文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

日不可建除家曰不吉蠶神家曰大凶麻家曰小凶

家爲主人取諸五行者也據此知忌諱拘畏西漢時已如是然其

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已其事難

盡從然其敍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

師古曰

墨者儉而難遵

補注先謙曰正義引韋昭云墨翟之術也向儉

是曰其事不可徧循

師古言

難盡

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

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

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名家

志疑以儉字爲未的引許林董份說爲檢字之誤案梁說是也名

家以察嚴名實爲務不得云使人儉蓋檢即斂也孟子狗彘食人

食而不知檢趙注檢斂也本書食貨志作不知斂名家以繩墨檢

察人使各約束於禮而不得肆故曰使人檢而善失真若作儉則

與墨家義犯矣繆荃孫曰古檢儉險多通用易君子以儉德避難

皮翻云一作險險且枕釋

文云古文鄭本作檢可證

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

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

師古曰澹古澹字補其爲術也因陰

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師古曰撮總取與時遷徙應

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師古曰操

千高

儒者則不然曰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

反

如此則主勞而臣佚

師古曰佚樂也字與逸同

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

服虔曰

壯也如渚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欲也

蓄灼曰老子曰善閉者無闕鍵啟君平曰折關破鍵使姦者自止

服說是也師古曰二義並通健其偃反然今書本字皆作健字也

蓋注流彖韓曰荀子哀公篇孔子曰無取健注健者之人貌范

賢篇健者必欲兼不可以爲法也王先惡曰玩晉說則服注健壯

似當作健壯蓋以健爲健則健壯也王先惡曰玩晉說則服注健壯

壯也服讀健爲健不如本義集解取如說顏意亦不右服也先

謙曰健其偃反官本健作健是此注健字官本皆從手亦漢書通

作如黠聰明如渚曰不尙賈絕聖乘知也晉灼曰廉君平曰黠聰

此黠聰明如渚曰不尙賈絕聖乘知也晉灼曰廉君平曰黠聰

日黠聰也補注先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斂神形

謙曰史記黠作縞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斂神形

蚤衰謙曰蚤衰史記作蚤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

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

就中氣也各有禁謂月令也補注先謙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

日集解引禁下有忌字月令作日月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

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

經也師古曰弗順則無目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

也夫儒者目六藝爲法六藝經傳目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

年不能究其禮

師古曰究盡也補注蘇與曰晏子外篇載晏子祖

禮記野婚是太史公所稱儒者即謂孔子爲後世非儒之新故

班贊正之謂遷先黃老而後六經蓋其家學然也當年猶丁年釋

詁丁當也淮南齊俗訓丈夫丁壯而不耕婦人當年而不織當年

與丁壯對文同義管子輕重丁篇男女富壯茂稿又作丁壯丁當

雙聲互訓是其體此言禮文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

繁終年雖丁壯不能究盡

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

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師古曰屋

茨以茅覆屋也採椽木也茨音疾茲反採音采又音菜補注沈欽

韓曰玉篇採櫛也釋木櫛櫛心注櫛櫛別名李時珍云櫛有二種

一種叢生小者名抱兒爾雅一高者名大葉櫛櫛葉俱似栗長大

粗厚冬月凋落其木理粗不及櫛木櫛櫛所謂櫛櫛之材指此師

古以採爲作非也先謙曰詩柞櫛拔矣箋柞櫛也山海經大時之

山上多穀柞注云柞櫛風土記吳越之間名柞爲櫛陸璣詩秦風

疏秦人謂柞櫛爲櫛據諸說是柞即櫛也史記自序韋昭注訓采

爲櫛顏承其謀於此傳及藝文志茅屋采椽揚雄傳唐虞採椽皆

釋爲柞先謙案柞即阜斗櫛木與櫛相似亦有斗櫛即櫛櫛說文

櫛下云櫛櫛木李燾本作櫛櫛小木繫傳云即今小櫛櫛之類也

詩野有死麕正義云釋木櫛櫛心某氏曰櫛櫛斛櫛也有心能運

江河間以作柱傳云櫛櫛小木也據此則爲櫛之採師江河間作

櫛櫛六十二

六

柱之斛檣小木玉篇訓採爲斛是其明證因其似檣又蒙檣名故
昔人或誤混爲一沈駿顏說是也說文無採字藝文志作采是此
及雄傳並後人妄加木旁史記自序亦作采始皇紀採樣飯土簋
不制注云一作采簋所以盛飯也刑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爲之即瓦
歟土刑師古曰簋所以盛飯也刑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爲之即瓦
注刑下有字此脫官本扶上有音字集解藕梁之食服虔曰藕
引徐廣云簋一作藕史作啜案潘當作藕梁之食服虔曰藕
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爲藕非也九章算術粟米法粟率五十耦米三
云一斛粟七斗米爲藕非也九章算術粟米法粟率五十耦米三
十耦米二十七耦米二十四耦米二十一耦米一合也夏侯陽算經粟五
米益精則數亦漸減至御米得二升一合也夏侯陽算經粟五
爲耦米三斗三十耦米五斗而一其法亦同則一斛粟止得耦米
大斗也王念孫曰服虔云耦米不得以耦米爲耦米之精者觀
耦米也王念孫曰服虔云耦米不得以耦米爲耦米之精者觀
也耦米也王念孫曰服虔云耦米不得以耦米爲耦米之精者觀
恒二年左傳齊食不羹玉藻稷食菜羹論語鄉黨篇蔬食菜羹
食稷食蔬食異名而門賈也菜稷食菜羹論語鄉黨篇蔬食菜羹
天下也菜耦之食菜耦之食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耦菜之飯
食菜耦之食主衛南精太設不和菜食不穀皆其證也列子力命篇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辰衣則極褐食則菜耦子封孟當君曰臣之虞
肉以耦菜與菜肉對言淮南人問篇陳駢子封孟當君曰臣之虞
於齊也耦菜之飯菜耦之飯以身歸君食粥菜飯黍梁伯菜上

云梁以梁桑梁下云梁以梁桑與桑梁對言是梁精而
粗可言梁桑不可言梁桑也先謙曰官本稿作稿注賴作棟引宋
祁曰景本稿作稿注同越本稿音賴先謙案稿是賴之俗省說文
無稿有稿下云粟重一石爲十六斗大半斗春爲米一斛曰稿
史自序賈注五斗粟三斗米爲稿蔡菴之義達也菴豆葉也夏曰
沈駿張說是梁當爲桑王說是稿
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補注先謙曰正義以舉首不盡
桐木爲棺厚三寸也
其哀教喪禮必曰此爲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注
宋祁曰越本共作法先謙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
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師古曰給亦足也人此
人家皆得足也
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
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曰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
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師古
日分扶問反補注先謙名家苛察繳繞如淳曰繳繞猶繳繞也師
古曰繳公鳥反補注先謙
日官本分下有音字使人不得反其意剏決於名時失人情師古
日剏
下有不通大體四字

讀與專同又音章免反補注先謙曰制史記作專時作而故曰使人儉而善失與若夫控名責

實參伍不失

沈欽韓曰引名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也補注此不

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

師古曰無爲者守靜一也無不爲者功利大也補注王啟原曰

道經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師古曰言指趣幽遠其術曰虛無爲本

曰因循爲用師古曰任自然也

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

先後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不爲物先不爲物爲制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

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

師古曰興起也舍廢也補注王念孫曰史記作因物與舍於義爲長

舍者居也言因物與居而無成心也鵬冠子世兵篇亦云聖人捐

物從理與舍因物與舍與因時爲業相對爲文先謙曰法度與時

物爲變通神而明之故曰有法無法有度無度因物興舍後漢馮

衍傳下引作與物趨舍官本史記作因物與舍正義因其萬物之

形成度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

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虛與合也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也補注先謙曰巧史記作巧虛

者道之常也

補注王啟原曰韓非解老云虛者道之常也者之無爲也不以無爲有常因者君之綱也師古

因百姓之心曰爲

教但執其綱而已羣臣竝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

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服皮曰款空也李奇曰聲則名也師古曰

雅釋器款足者謂之款中當也充也音竹仲反補注沈欽韓曰爾

同義莊子養生主云道大款音義云空也先謙曰款史記作款下

文甚明李奇及索隱謂聲爲名以爲實不稱名非是款言不聽姦

適不生補注先謙曰索隱引賢不肖自分白黑適形師古曰在所

欲用耳何事不成適合大道混混冥冥也師古曰元氣之親光燿天

下復反無名師古曰反還也凡人所生者神也補注宋祁曰浙本所託者

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

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補注先謙曰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

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旨治天下何由哉師古曰凡此

教爲長也補注先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

謙曰史記無形字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州龍門縣

北其西則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而河從其中下流補注齊召南曰

地理志左同州夏陽縣故少梁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卽

遷所生之地顏注所云其西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者也龍門一山

跨河故注先言東岸耳秦州應作秦州唐武德元年於隋汾陰縣
置秦州二年徙治龍門縣在漢爲河東皮氏縣地與夏陽隔河相
望今日河津縣非遷耕牧河山之陽北山之南也年十歲則誦古
文補注周壽昌曰索隱云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尙書劉氏以
年距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是亦名之古文也案遷生於景帝後元
位二十三年計伏生當遷生時應百三十餘歲遷十歲誦古文及
情事亦不合史公從安國問故索隱蓋誤以孔爲伏二十而南
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
疑葬墓在焉師古曰會稽山名本茅山也禹於此會諸侯之計因
名曰會稽九疑山有九峯解在司馬相如傳補注先謙曰會稽顏
據越絕浮沅湘水出零陵二水皆入江北涉汶泗水名在地志
沅音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山名也近曲阜地也
於此行爲射隄因舊薛彭城師古曰薛縣名也音皮補注先謙曰
之禮峯音傳隄困舊薛彭城師古曰薛縣名也音皮補注先謙曰
薛在縣縣東過梁楚呂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呂南
南四十四里才各反還報命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元鼎
略邱作昆明才各反還報命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元鼎

元封元年是也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

如直曰周南洛陽也

張晏曰洛陽而謂周南者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也

不得與從事

讀曰與

發憤且卒而子

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子先周室之太

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子乎汝復

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子不得從行

是命也夫命也夫子死爾必爲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

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曰顯父母此

孝之大也

師古曰此孔子說孝經之辭也

夫天下稱周公

補注先謙曰史記稱下有誦字

言其能

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

讀曰邵

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

劉呂尊后稷也

師古曰爰曰也發語辭也一日爰於也

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

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

有餘歲

補注先謙曰集解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

而諸侯相兼史記

放絕今漢興海內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

補注先謙曰義士史記作死義之士于

爲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子甚懼焉爾其念哉

補注先謙曰史記文上有

史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

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縢之書

如淳曰紬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師古曰此說

非也紬謂綴集之音

貫與同補注周壽昌曰談幸於元封元年

年先謙曰索隱引如說紬作抽李慈銘云紬卽籀字亦作抽詩

風不可讀也毛傳讀抽也說文籀讀書也方言抽讀也故亦五年

日紬釋言讀而尋釋之也

索隱石室金縢皆國家藏書之處

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爲太史後五年適當十一月甲子朔旦

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

張晏曰以元新改立明堂朝諸侯及郡守受正朔各有山

川之祀故曰諸神受記孟康曰明堂班十二月之政歷紀四時故

云建於明堂諸神受記若句芒祝融之屬皆受瑞記遷因此而作

師古曰張說是矣補注何焯曰謂自此初

用夏正也先謙曰史記作紀官本云作改太史公曰先人有言

先謙曰正義太史公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

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

愈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

何敢自謙古曰謙古謙字言當遜成人之業

謙曰案史記至上有卒後二字紹而明之作紹明世據作謙

謙注先

實晉灼見案應引作何敢自謙值五百歲而謙之也明此謙為謙

謙注先謙曰索隱述為

之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哉

補注先謙曰索隱述為

說也大夫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

服虔曰仲舒也補注周壽昌曰生周

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壺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

師古曰是非謂本其得失曰為

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補注先謙曰是非謂本其得失曰為

天下儼表貶諸侯討大夫曰達王事而已矣

師古曰時諸侯僭侈

也貶退也討治也補注先謙曰史記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

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補注李慎曰繁露敘序篇吾因其行事

之行事博深切明其文正與此同史公自言聞之董生正義云此

春秋緯文王應麟以為緯書述張守節語耳先謙曰謂空言義理

以教人不如附見諸侯大

夫僭逆之行事垂誡尤切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

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

師古曰與讀曰豫補注

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補注先謙曰弊官本作敝史記同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

師古曰曰變化之道爲長也

之也音竹兩反下皆類此補注宋祁曰清化本作長於變化子準書記等語不當有化字傳者見注中有化字誤足之先謙曰一說

非禮網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

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曰立故長於和春秋辯

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曰節人樂曰發和書曰道事詩曰達意

易曰道化春秋曰道義

師古曰道言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

文成數萬其指數千

張晏曰春秋萬入千字當言減而云成字誤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萬之外卽以萬言之

故云數萬何通忽言減乎學者又爲曲解云公羊經傳凡四萬四千餘字尤疏謬矣史遷豈謂公羊之傳爲春秋乎補注張文虎曰

說文數計也徐音爽主切蓋云文以萬計指以千計諸人誤讀如數目之數遂多望礙先謙曰顏所云曲解適裴駰說裴謂遷此

是述董生之言董生治公羊故云云何焯以爲裴駰得之沈欽韓亦謂公羊爲董生所習合本經與師說文有數萬又其條例外難

與項如三科九旨五始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目故云其指數千繁露十指篇春秋大略約有十指則又約而言之先謙案一萬之

外何得卽以萬言而稱爲數萬顏說終不可通所謂文成數萬其
指數千蓋指公羊推演春秋之文義裴意非謂遷以公羊傳爲春
秋也時公羊之學特顯故舉以見春秋之闕深萬物之散聚皆在
不窮何沈說是文虎說亦通官本注在數萬下萬物之散聚謂會盟侵伐散見諸
春秋補注郭嵩燾曰物猶事也萬物之散聚謂會盟侵伐散見諸

其重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

者不可勝數

師古曰解並在劉向傳補注先謙曰春秋書弑君三十四亡國四十一說見向傳

察其所

皆失其本已

師古曰已語終之辭

故易曰差以豪釐謬以千里

師古曰今之易經及彖象

繫辭並無此語所稱易緯者則有之焉斯蓋易家之別說者也補注沈欽韓曰禮記經解篇大戴禮察篇皆引此爲易文選注六十引作乾鑿度今通卦驗亦有之先謙曰史記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作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徐廣引一本與此同

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

師古曰易坤卦文言之辭

有國者不可曰不知春秋

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曰不知春秋守經

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師古曰經常也

爲人君父者

補注朱

本無者字先謙曰漸本是也此與爲人臣子對舉爲文且下文有者字此複出則文不成義史記亦無者字

而不通於

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師古曰蒙猶被也

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

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曰善爲之而不知其義

師古曰其心雖

善目不知義理之故則陷於惡也

被之空言不敢辭

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弑君之罪

夫不

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

師古曰爲臣下所干犯也曰違犯禮義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曰上有一字正義引此作一云違犯禮義明此奪一字翟鴻疏云景祐

本注文正

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

作一作曰天下之大過也曰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

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

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

師古曰斷決也決之於禮義也

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

作春秋垂空文曰斷禮義

師古曰斷決也決之於禮義也

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

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曰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

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也師古曰唯也委反

不然余聞之先人

曰慮戲至純厚作易八卦

師古口慮讀與伏同

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

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

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

命於穆清

師古曰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政化清也

也先謙曰劉說是

澤流罔極

師古曰罔無

海外殊俗重譯款塞

師古曰款塞古

日款

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

師古曰道言也

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

宣盡其意

師古曰力勤也補注先謙曰宣盡官本作盡宣

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

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

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

師古曰墮毀也謂不修之也音火規反補注先

謙曰史記功臣下有世家二字

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

補注宋祁曰本無世

字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

陵之禍幽於繫紲

師古曰繫係也維長繩也繫音力追反繼音先列反補注何焯曰十年史作七年徐廣注天漢

三年作七爲是翟鴻職曰乾道本作七年朱一新迺喟然而歎曰

是余之舉

師古曰喟然歎息貌也音邱位反補注宋祁曰新本舉字下有也字先謙曰官本注在夫字下是貌作聲史記

作是余之罪

夫身虧不用矣遲而深惟曰

師古曰惟思也

夫詩書隱約者

欲遂其志之思也

師古曰隱憂也約屈也補注先謙曰案隱謂其義隱微而言約正義遠探惟欲依其隱約而成

其志意也此下昔西伯

卒述陶唐呂來至於麟止服虔曰武帝得

拘美里一段班氏剛之卒述陶唐呂來至於麟止服虔曰武帝得

麟足形作史記止於此也張晏曰武帝獲麟還以爲述事之端上

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師古曰還序事盡太初故

之明年適盈十年是歲更黃金爲麟趾趾與止通還所謂至於麟

止者此也張謂還以獲麟爲述事之端按獲白麟在元符元年子

長嗣父職在元封三年獲白麟之歲未爲史官也安得以爲述事

之端顏是晏說失之又云遷序事盡太初按太初盡四年又更天

漢太始凡六年而後至麟止造此何耶蓋不先還自序之文故麟

止之說前後失据而論序事所止亦不得其實先謙曰史記成於

天漢要以太初爲限史記高祖功臣表序苟紀後書班彪傳及本

書敘傳可證武帝獲麟改號元符至太初四年凡廿二歲至太始

二年凡廿八歲更黃金爲麟趾追紀前瑞時雖遼隔事本一端遷

借以終其史特假託是事取象春秋猶曰終於獲麟之代云爾班

彪傳載彪論遷作史記云上自黃帝下訖獲麟則彪已解此爲獲

麟矣孔子卒至太初之元二百七十五年而遷云五百歲又史記之作不爲感麟還仰希聖經取義絕筆文人恢奇難可拘闕諸止爲辭意切事理實傷文辭未可從也索隱引服說作麟足形下有被云麟止四字顏淵之則文義不明止於此下有劉春秋終於獲麟然八字集解自黃帝始以其文多故略而不載但取最後一首引張說記作包以漢文多故略而不載但取最後一首故此軍目盡於六十九至惟漢繼五帝末祿之後通言第七十讀者不詳其意或於目中加云敘傳第七十此大妄矣五帝本紀第一夏本紀第二殷本紀第三周本紀第四秦本紀第五始皇本紀第六項羽本紀第七高祖本紀第八呂后本紀第九孝文本紀第十孝景本紀第十一今上本紀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諸侯年表第二六國年表第三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閒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禮書第一樂書第二律書第三麻書第四天官書第五封禪書第六河渠書第七平準書第八吳太伯世家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

魯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

師古曰召讀曰邵

管蔡世家第五陳

杞世家第六衛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晉世家第九楚

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鄭世家第十二趙世家第十三魏世家

第十四韓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

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

第二十一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曹相

國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絳

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師古

曰景帝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所生遷謂同母者爲一宗故云五宗也

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

傳第一管晏列傳第二老子韓非列傳第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師古曰苴音子闕反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伍子胥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傳

第七商君列傳第八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樗里甘茂列

傳第十一穰侯列傳第十二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孟子荀卿列

傳第十四平原虞卿列傳第十五孟嘗君列傳第十六孫臏

補注孫臏

史記孟嘗君傳第十五平原虞卿傳第十六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樂毅列傳第二十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

十一田單列傳第二十二魯仲連列傳第二十三屈原賈生列傳

第二十四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李斯列傳

第二十七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魏豹彭

越列傳第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淮陰侯韓信列傳第三十二

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補注先謙曰韓下脫王字官本有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倉列傳第三十六酈生陸賈列

傳第三十七傅靳黈成侯列傳第三十八

師古曰酈成侯周線也酈音普肯反又音陪補

注先謙曰官本鄭作蒯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爰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萬石張叔

列傳第四十三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吳

王臯列傳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韓長孺列傳第四

十八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津主父

列傳第五十一匈奴列傳第五十二

補注繆荃孫曰今本史記匈奴列傳第五十衛將軍驃騎

列傳第五十一平津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南越列傳第五十三閩越列傳第五十四朝

鮮列傳第五十五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

七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汲鄭列傳第六

十儒林列傳第六十一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佞幸列傳第六十五滑稽列傳第六十六日

者列傳第六十七龜策列傳第六十八貨殖列傳第六十九惟漢

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

補注先謙曰史記絕作統

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

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鎖玉版圖籍散亂

如淳曰玉版刻玉版也補注先謙曰

集解引畫作以是否則

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爲章

畫字當在刻字下矣

程補注先謙曰倉官本作蒼集解引如淳曰章厭數之章術也程

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

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

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

師古曰彬彬文章貌

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

補注先謙曰事見參

傳而賈誼朝錯明申韓

補注先謙曰史記韓作商

公孫宏呂儒顯百年之閒天

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

師古曰纂讀與撰同補注

宋祁曰纂當作纂何焯曰纂當代文獻足徵以

於戲師古曰於

於讀曰烏哉讀曰呼古字或作烏序今字或作烏呼音義皆同耳

其大指也義例具在詩及

尚書不可一二編舉之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

復興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

補注先謙曰天官統太史之職故云

至於余乎欽念哉

師古曰罔羅天下放失舊聞

補注先謙曰索隱舊聞有遺失放逸者罔羅而考論之

王述所

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

補注先謙曰史略下有推字錄秦

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

不明作十表

師古曰並時則年麻差殊異代則難以明辨故作表也補注先謙曰科條之謂本紀既成自黃帝至今科

分條列大綱已舉也並時謂侯國同時異禮樂損益律麻改易兵

世謂世家傳嗣其年麻差互皆非表不明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

補注先謙曰索隱兵權

褚少孫以律書補之今律書亦略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神即封禪書也故云山川鬼神也先謙案天人之際謂天官書承敝

通變謂平準書也

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

孟康曰象

三十家也老子言車三十輻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眾星共繞北辰諸輻咸歸車轂若文武之臣尊輔天

子也補注朱一新曰集解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曰奉主

引孟注三十下有世字是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

師古曰俶儻大節也俶吐

音紀言扶義俶儻之士能立功名於當代不後於時也

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

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

補注錢大昕曰案太史公以官名書序

云遷著書示東方朔朔署曰太史公署之者名其書也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楊修傳俱稱太史略曰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孟康曰藝音稌謂裳下公無稱史記者懷祿李奇曰藝六藝也

師古曰李說是也藝古藝字補注宋祁曰越本補字下有閎字先

是司馬所見漢書與今本異越本作協大經異書補注先謙曰

闕又有藝字蓋亦兩存而未刊定耳

不敵比經藝非也異傳者正義以爲如春秋外傳國語夏易傳

毛公詩傳韓詩外傳伏齊百家雜語補注先謙曰史威之名山副

生尚書大傳之流是也孟子言齊上有藍字易云千日品
三原而師古曰威於山者謂亡失品後聖君之窮二師古曰

在京師也其副貳本道留京師也

字
遷之自敘云爾師古曰自此以後適班氏作語耳而十篇缺有

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

錢無書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新列傳元成

之問禧先生補金作武帝紀三王世家劉琨曰者傳言劉琨附非
遷本意也師古曰序目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補注劉奉

世曰兵書卽律書蓋當時有爾先謙曰如顏所駁遷既被刑之後

缺者不足十篇前人皆謂律書卽兵書當從之

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言其舊交也

責曰古賢臣之義還報之曰少卿足下

如治曰少卿任安字補注先謙曰文選起句作太史

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曩者辱賜書教曰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

氣勤勤懇懇

師古曰懇懇至誠也音壘

若望僕不相師用

師古曰謂隨俗人之言而流移其志補注齊召南曰文選作若望僕不相師用

言望僕不相師用流俗人之言而流移其志補注齊召南曰文選作若

顏說非也齊說亦非王念孫云蘇林曰而猶如也觀說不相師用

而流俗人之言謂視少卿之言如流俗人之言而不相師用也數

俗人今本文選用字在而字下乃後人所改又文選志餘云六臣

本注云而用善本作用而若如今本作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

則而字不得訓爲如矣又案張銑注云云則五臣本亦作不相師

用而流俗人之言明矣今本作而用後人以意改之也六臣本改

引李善本作用而而今本亦作而用又後人据已誤之五臣本改

之也此傳作用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古師

而足以互證曰罷讀曰疲補注宋祁曰者字下常有之字願自己爲身殘處穢

先謙曰文選有之字蓋班固之非必常有也願自己爲身殘處穢

動而見尤師古曰願思欲益反損是已抑鬱而無誰語師古曰無

無相知心之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修名節立言行誰可爲作

人誰可告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師古曰言無知己者設欲

之又令誰聽之上為音于僞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誰鍾子期

為猶為誰也言己假欲為善當為誰為之乎顏注未明蓋鍾子期

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師古曰伯牙鍾子期皆楚人也伯牙鼓琴

魏乎若泰山既而志在流水子期又曰湯湯乎若流水及子期死

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以時人無足復為鼓琴耳補注先

謙曰事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己容祁曰新本容字下有也字

王啟原曰趙策豫讓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若僕大質已虧缺雖

悅己者容文選注引之死亦作用與此同伯夷也師古曰隨隨侯珠

材懷隨和行若由夷也應劭曰由夷許由伯夷也師古曰隨隨侯珠

終不可目為榮適足目發笑而自點耳師古曰書辭宜答師古曰

會東從上來服虔曰從武帝還也補注先謙曰又迫賤事卑賤之

事若煩務也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賤小者也師古曰謂所供職

事也孟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苦作若職下解事字文選注引

苦若相見曰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文選曰卒卒促速之意

也開隙也卒音干忽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文注作卒言急也引宋

祁曰越本注文穎曰卒言倉卒與此不同先謙案文選注引文

穎作卒卒促速之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報其書今有罪在獄故

報往日書欲使其恕以度

涉旬月迫季冬

補注何焯曰謂恐行法也時安爲北軍使者坐

受戾太子節當腰斬沈欽韓曰戾太子事在征和二年七月武紀

三年正月上行幸雍安以懷貳心要斬而猶繫至冬盡則漢法之

異於後也周壽昌曰衛青傳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獨任安僕又

不肯去顏注安榮陽人後爲益州刺史卽遺司馬遷書者僕又

薄從上上雍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也如淳曰遷時從上在鹵

字恐卒然不可諱師古曰卒讀曰碎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慙曰曉

左右師古曰慙煩悶也曉告喻也慙音滿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師古曰謂在請

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師古曰謂中間久不報也補注宋祁

也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師古曰府者所聚之處也補注沈欽

語先謙曰文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師古曰符信也

選府作符作表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曰

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補注宋祁曰漸本故禍莫憐於欲利師

日憐亦痛也音千敢反補注沈欽韓曰韓非解老篇苦痛難於腸

胃之間則傷人也憐憐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

咎莫憐

悲莫痛於傷心

補注沈欽韓曰管子侈靡篇傷心者不可以致功

行莫醜於辱先

而誦莫大於宮刑

師古曰誦恥也音垢

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

補注宋祁

日越本

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

應劭曰雍渠奄人也靈公

近之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

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

好德如好色於是恥之去

應劭曰景監

衛過曹此言適陳未詳

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

蘇林曰趙談也與遷

虞曰趙良賢者補注先

謙曰見史記商君傳

同子參乘爰絲變色

章稱章子也先謙曰絲爰盜字見本書盜傳

自古而恥之夫中

材之人事關於宦豎

補注宋祁曰浙本

莫不傷氣況忼慨之士乎

師古曰忼

如今朝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

音口朗反

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

師古曰言侍從天子之車輿

所目自惟

師古曰

上之不能納忠效信

師古曰

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

惟思也

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嚴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

攻城戰野有斬將奪旗之功

師古曰奪拔也拔取敵人之旗也奪音蹇補注先謙曰官本戰野作野戰

文選同注蹇官本作蹇

下之不能累日積勞補注先謙曰謂取尊官厚祿曰

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

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

韋昭曰周官太史位下大夫也臣瓚曰漢太史令千石故比下

大夫師古曰鄉讀曰嚮嚮囊昔時也補注沈欽韓曰百官志太史

令六百石宣帝黃龍元年詔曰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瓚以

太史令爲陪外廷末議不目此時引維綱補注翟鴻職曰文選注

千石非也射外朝也又劉達曰漢氏大司馬侍中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盡思

相六百石爲外朝補注沈欽韓曰呂不韋傳嫪毐許論處拔其鬚眉爲

慮今已虧形補注沈欽韓曰呂不韋傳嫪毐許論處拔其鬚眉爲

自積注積虧勢也先謙曰虧形即虧勢也前說爲掃除之隸在闕

非是毒詐爲宦者狀耳非論虧刑則去鬚眉也爲掃除之隸在闕

茸之中師古曰關茸儼賤也關下也茸細毛也言非豪桀也關吐

林關茸不肖也

迺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師古曰叩讀曰仰不亦

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師古曰羞辱也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

哉

補注宋祁曰越本尙何言哉無復句余按太史公語多重復此自一體不可削也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

僕少負不羈之材長無鄉曲之譽

師古曰不羈言其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負者亦言無此事也

補注翟鴻臚曰宋本文選注引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行也先謙曰負才猶言恃才說文負恃也从人守貝有所恃也本書注謂負爲主上幸曰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

之中

服虔曰薄技薄材也師古曰周衛言宿衛周密也

僕爲戴盆何已望天

如淳曰頭戴盆則不

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已方有所造不暇脩人事也師古曰言營職務耳末論造書也如說失之補注王啟原曰易林戴盆望天不見星辰後漢書第五倫云戴盆望天事不兩施疑漢世有此諺故史遷焦贛第五倫俱引之如氏未可兼施之說與倫語同此本義也何焯曰造書卽其職務下文亦自云草創未就適會此禍則如說是也先謙曰造書固是職務然與下文意隔且遷意豈以望天喻造書耶特言壹意親媚主上故被譴故絕賓一切以營職爲受知地耳天以喻上何右如說適非其指

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曰求

親媚於主上而事迺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

補注沈欽

韓曰公羊疏漢主謂司馬遷曰李陵非汝同門之朋同志之友乎按陵侍中則遷亦以太史令侍中也唐六典志云初秦漢置侍中

曹無臺省之名自晉始有門下省今此云門下則其名肇端於漢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師古曰趣所嚮

也舍所廢也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奇士事親孝

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常思奮不

顧身曰徇國家之急師古曰徇從也營也其素所畜積也師古曰畜讀曰蓄僕曰爲

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

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臣瓚曰媒謂違合會

之孽謂爲生其罪登也師古曰媒如媒娉之媒孽如鞠孽之孽一

日齊人謂鞠餅爲媒也補注先謙曰文選孽作孽注引瓚謂下無

爲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

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李奇曰挑音銑師古曰音徒了反補注

身獨戰不須眾挑茶弔切不云挑音銑又引說文師古曰印億萬之師師古

日挑相呼也臣瓚曰挑挑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師古曰印億萬之師師古

日印讀曰仰漢軍北向匈奴南下北方地高故云然補注劉奉世

日匈奴乘高攻故曰印也李慈銘曰印卽迎之省古印迎字通先

謙曰玉篇印向也李說並通顏劉說鑿李陵傳作抑數萬之與單

師謂戰勝匈奴押之在下義得兩通疑文字脫誤致不同也與單

千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

師古曰率計戰士殺敵數多故云過當也

虜救死扶傷不給

師古曰給猶供也

旃裘之君長咸震怖

補注先謙曰文選旃作氍注旃裘匈奴所服也故曰旃裘之君先謙

案君下當有長字

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

師古曰能引弓者皆發之一國共攻

而圍之轉關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

呼勞軍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

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弮冒白刃北

首爭死敵

孟康曰沫音類李奇曰弮弩弓也師古曰沫古類字類酒面也言流血在面如盥類冒犯也首擣也沫音呼內

反字從午未之未弮音丘權反又音脊冒音莫克反首音式救反

讀者迺呂拳擊之拳大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

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補注沈欽韓曰弩當爲索廣韻索弦也集

韻弩索或從弓爲弩說文索攘臂繩也又弩弓有臂說文臂繩上

似脫一弩字張晏注李陵傳云連弩三十索共一臂則索乃扣弩

臂之繩宋神臂弩之名亦取於此李慈銘曰沫今韻字先謙曰起

躬流涕爲句猶言流涕而起立此文至爭死敵皆屬士言二語

迺不指陵文選躬下有自字淺學人所加註字雖難讀却無生

逃以下疑奪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

參爲二字

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

僕竊不自料其卑賤

師古曰料量也音聊

見主上慘懷怛悼誠欲効其款款

之愚臣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

師古曰自絕旨甘而與眾

注先謙曰文選注引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分甘朱均注少則自絕甘則分之文選亦作絕甘分少義得並通也能得

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

報漢

師古曰欲於匈奴立功而歸臣其當破敗之罪補注先謙曰官本其當作當其是案當謂適可也欲得其當謂欲伺適可

之事會而動顏云以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已暴於天

下

師古曰謂摧破匈奴之兵也

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已此指推

言陵功

師古曰指意也

欲臣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師古曰

目眦也猶言願瞻之頃也睚眦音厓音才賜反補注周壽昌曰睚

眦之辭怨家之辭也恐素怨陵者藉此報陵而有辭故以此塞之

先謙曰文選注言欲廣主上之意及塞羣臣睚眦之辭靈樞經癡

狂篇注皆者晴外之眼角也凡人正眦則目上指側眦則目指皆

本書杜欽傳報睚眦怨注睚舉眼也眦目匡也言舉目相忤者必

報之也陵敗降胡舉朝怨恨羣臣之故謂之睚眦之辭周說以爲

素怨陵者藉此報陵於義並通顏

訓睚眦爲願瞻之頃失之遠矣

明主不深曉臣爲僕沮貳師而

爲李陵游說

師古曰沮毀壞也音才汝反

遂下於理

補注周壽昌曰景帝中六年更廷尉名大理武帝時

復爲廷尉此稱

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

師古曰拳拳忠謹之貌劉向傳作捲捲字音義同耳

也

因爲誣上卒從吏議

師古曰卒終也

家貧財賂不足自贖交遊莫

救左右親近不爲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

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旣生降隕

其家聲

孟康曰家世爲將有名聲陵降而隕之也師古曰隕墜也音類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孟康作蘇林而僕又

茸曰蠶室

蘇林曰茸次也若人相傳次師古曰此說非也茸音人勇反推也蠶室初腐刑所居溫密之室也謂推致蠶室

之中也補注劉奉世曰茸讀如聞茸之茸先謙曰文選茸作倂引

蘇林作如清曰倂次也若人相次也此傳字疑即倂字之誤如清

蘇林傳寫更變耳禮云倂次也小徐作倂次也釋言倂次也郭云倂次

居其次也蘇解茸爲次則亦讀茸爲倂耳官本注初作乃是重爲

天下觀笑師古曰觀視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

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漢初功臣剖符世爵申以丹書之信文史星歷

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

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師古曰螻蟻何異也皆蟲之微小者螻蟻音樓

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師古曰與許也不許其能死節補注王

不許其能死節則無比字明矣文選李善本無比字注云與如也

言時人以我之死不如能死節者相比則所見本已有比字今五臣本

我見誅死不與死王事者相比則所見本已有比字今五臣本

與字顏訓為許李訓為如於義均有未安後人不得其解因於句

末加比字耳今案與猶謂也言世人不謂我能死節者特謂我罪

固當死無可解免耳古者與與謂同義夏小正傳獵麋魚其必與

之獻何也與之獻謂之獻也來降燕乃歸室師古曰與之獻謂之獻也

何也與之室謂之室也韓詩外傳子路與巫馬期曰與巫馬期謂

巫馬期也史高紀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漢書謂作與

是與與謂同義不與能死節即不謂能死節也後人不達而於特

句末加比字斯為謬矣師古曰與與謂同義不與能死節即不謂能死節也

呂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

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師古曰趨讀

補注翟鴻禮曰選作趨宋本文選仍作趨王啟原曰燕丹子荆軻

曰割闕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

耳遷書蓋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

補注先謙曰

本朝語

理也色顏色也先謙案如遷注理色二字義不相屬荀子解蔽篇

注理肌膚之文理又正名篇形體色理以自異色理猶理色也不

辱理色即謂

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

不辱顏色

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

曰文選注識體被

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

縲繫易服著赭衣

其次毀肌膚斷支

毛髮嬰金鐵受辱

其次毀肌膚斷支

體受辱

其次毀肌膚斷支

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

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奔檻

之中搖尾而求食

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奔檻

爲人制約積漸至此先謙案言人以威制

故士有畫地爲牢執不

約非指獸威下積威約之執也句可證

故士有畫地爲牢執不

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

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

都風蓬篠不鮮小雅鮮我方將鄭箋並訓鮮爲善此言定計爲善

不遺刑辱文解爲鮮明未當沈欽韓曰左昭五年傳葬鮮者杜預

云不以壽終爲鮮此言定計自裁不

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

必復轉作鮮明先謙曰錢沈說並通

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

必復轉作鮮明先謙曰錢沈說並通

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

必復轉作鮮明先謙曰錢沈說並通

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

必復轉作鮮明先謙曰錢沈說並通

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

必復轉作鮮明先謙曰錢沈說並通

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

榜

師古曰彭

幽於圜牆之中

師古曰圜牆獄也

當此之時見獄吏

則頭搶地

師古曰槍干羊反補注先

視徒隸則心惕息

師古曰惕

也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

乎

師古曰強

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

師古曰說

陰王也受械於陳

師古曰高祖偽遊雲夢而信至陳上謁助見囚

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

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大罪也

正文本作繫獄氏罪者至也故注言至大罪氏字或作抵讀

具罪者氏謂爲且今本誤作抵

紀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曰抵至也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

言抵罪者皆謂至於罪也抵與氏同故此注云或至大罪若改氏

非其義矣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

將也衣赭關三木

師古曰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

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囚加不能引決自財師古

日財與哉同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

怯執也彊弱形也審矣補注沈欽韓曰勇怯二語見孫子兵勢篇曷足怪乎且人不能

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補注先謙曰早自財則朝廷不更繩以法

是以同文選作以稍漸也迺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曰重施刑

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師古曰重難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

子補注先謙曰親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則不顧念親戚妻子迺

有不得已也補注先謙曰言非不顧念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

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

夫慕義何處不免焉師古曰勇敢之人聞於分理未必能死名節怯懦之夫心知慕義則處處皆能勉勵也補

注宋祁曰越僕雖怯栗欲苟活師古曰栗柔弱也音人阮反亦頗識去就之分

矣補注先謙曰去就謂舍生就義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師古曰湛讀曰沈累音力追反且夫

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應劭曰揚雄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

奴謂之獲晉灼曰臧獲敗敵所被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目隱忍

苟活而糞土之中而不辭者補注王念孫曰案面訓爲客審糞土

形與面相似因譌而爲面補注王念孫曰案面訓爲客審糞土

小餅也今經史通作陷補注王念孫曰案面訓爲客審糞土

今經史通作陷補注王念孫曰案面訓爲客審糞土

也漢紀作身陷糞土之中補注王念孫曰案面訓爲客審糞土

史記禮書面及士大夫集解補注王念孫曰案面訓爲客審糞土

音徒蓋反案面亦召之補注王念孫曰案面訓爲客審糞土

馬貞音含亦失之矣補注王念孫曰案面訓爲客審糞土

史記之召及士大夫及此傳補注王念孫曰案面訓爲客審糞土

多有能正其失者矣補注王念孫曰案面訓爲客審糞土

也補注王念孫曰案面訓爲客審糞土

爲文後人於鄙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補注王念孫曰案面訓爲客審糞土

下加陌字謬矣補注王念孫曰案面訓爲客審糞土

釋文本作摩莊子徐無鬼篇循古而不摩釋文一本作唯倣儻非

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適

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補注宋祁曰左丘當作左丘明疑脫

傳茲舉國語避上春秋字先謙曰宋說非也文孫子憤腳兵法修

選亦無明字此省文便句而宋不解致爲淺陋

列文穎曰孫子與龐涓學而爲龐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蘇林曰呂

名八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齊師古曰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補注

六論能懸之市門卽韓非書亦在游秦之前也此大意言二人身難遭

難其所著作已傳當世耳下文爲自己發憤著書比例故專引孫

明邱詩三百篇大氏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師古曰氏歸反此人皆

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師古曰令將來及如

左丘明無目補注宋祁曰越本無明字王念孫曰越本是也無明

而增入明字則累於詞矣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曰舒其

憤思垂空文曰自見

師古曰見胡電反

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

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

師古曰稽計也

興壞之理補注先

本此四字在
顏注上是

凡百三十篇亦欲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

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呂就極刑而無愠色僕

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

師古曰其人謂能行其書者

則僕

儼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

也且負下未易居

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負累之下未易可居官本考證云文選作負累之下未易居似較此文爲

明顯蓋誤記注爲正文

郭嵩燾云負下猶言所惡汗下文選注疑屬曲解

下流多謗議

補注先謙曰官本作上流引宋

本文選亦作下引論語君子惡居下流爲注

僕曰口語遇遭此

禍重爲鄉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

百世垢彌甚耳是呂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

知所如往

師古曰如亦往也

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身直爲閭

閭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耶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

師古曰湛

沈

目通其狂惑

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鬻子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

惑者聖人之戒也先謙案如選注意則選以不能自裁免辱今少

而復存湛任職爲狂惑也正文五字官本在顏注七字上

卿迺教曰推賢進士無迺與僕之私指謬乎師古曰今雖欲自彰

璩師古曰璩曼辭曰自解如淳曰曼美也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

耳師古曰要之死曰然後是非迺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遷

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

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爲史通子應劭曰以遷世爲史宜通於古

注宋祁曰越本無至字周壽昌曰施志及莽所更名俱無此地名

是蓋美稱如奉春平國之類非實有此國也先謙曰周說是注宜

字誤官本作官贊曰補注何焯曰此贊本叔皮之論蘇輿曰自鳴自古書契之作

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養之師古曰養與撰同上繼唐堯下訖秦

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師古曰非經典所說故言黃帝顓頊之事

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曰

爲之傳

師古曰輯與集同補注宋祁曰舊本曰字上有是字

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

黃帝

呂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

並爭

服虔曰關東六國與秦七國補注宋祁曰注文當云與秦爲七國

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

伐秦

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

補注瞿鴻禨曰乾道本伐秦作

代秦

王念孫曰左氏下脫春秋二字則文義不全漢紀孝武紀引此贊正作據左氏春秋國語

采世本戰國策述

楚漢

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據傳

曰楚拾也音之亦反

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

如滄曰梧讀曰迕相屬迕也師古曰

抵牾也梧相支柱不安也梧音梧補注周壽昌曰抵牾正應作抵

牾說文抵觸也梧猶梓也俗多誤作梧王莽傳亡所梧意後書桓

典傳以梧宦官賞不行皆梧字俗譌也此抵牾借

字耳先謙曰據如讀顏訓當時漢書本已作梧

亦其涉獵者廣

博貫

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閒斯目勤矣又其是非頗經

於聖人

師古曰頗普我反

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

而進姦雄

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

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

不俚劉德曰俚鄙也如精曰言雖質猶不如圓其文直其事核師

日核堅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錄事實補注先

實也取於烏呼曰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曰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

憤書亦信矣師古曰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己志信不謬迹其所曰自傷悼小雅巷伯之

倫師古曰巷伯奄官也遇讒而作詩列在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

保其身難矣哉師古曰尹吉甫作羔民之詩美宣王而論仲山甫

云然補注蘇與曰班氏西都賦云大雅宏達文選注大雅謂有大

雅之才者詩有大雅故以立稱焉此大雅義與彼同不因引詩景

惟大雅乃能保身用為遠惜後書范論稱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

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

戮云云因此贊而發也

司馬遷傳第二十二

終

漢書六十二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師古曰諸帝子傳皆言王而此漢書六十三獨云子者以戾太子在其中也

漢書六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昭帝王夫人生齊

懷王閔

師古曰閔音宏

李姬生燕刺王旦廣陵厲王胥

師古曰不知官秩故云李姬諡法暴

戾無親曰刺

刺音來葛反

李夫人生昌邑哀王博

師古曰博音博

戾太子據

補注先謙曰戾太子

官本及他

元狩元年立爲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

太子甚喜爲立祿

師古曰祿求子之神也解在枚舉傳補注王文彬曰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傳湯之先祖有娥

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所於郊祿而生契以弗無子傳弗

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祿焉祿之祀武帝生太子始立

是前代立祿在未生子之先漢初無高祿之祀武帝生太子始立

祿蓋因得子之晚祀祿以誌喜故云爲太子立祿也枚舉傳云立

皇子祿以立祿屬之皇子其義正同先謙曰御覽一百四十七引

虛受堂

此傳爲立祿下有張晏曰祿者求子月令曰祀于使東方朔枚皋

高謀是十五字註文與今本異今舉傳亦無張註

作祿祝師古曰祝祿之祝辭補注周壽昌曰少壯詔受公羊春秋

師古曰少壯者言肅又從瑕邱江公受穀梁補注先謙曰江公嘗

長大也少讀如本字及冠就宮上爲立博望苑師古曰取其廣博

善之事見儒林傳及冠就宮上爲立博望苑觀望也補注先謙

曰黃圖苑在長使通賓客從其所好補注周壽昌曰縱故多言異端進

安杜門外五里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韋昭曰良娣太子之內官也太子有妃產

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張晏曰皆以舅氏姓爲氏以相別也師古曰

生號栗太子館陶公主進者皇孫名補注繆荃孫曰臨江王栗姬所

太后所生號竇太主皆是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

及衛氏有隙師古曰充爲直指使者劾太子家車行馳道上沒入

恐上晏駕後爲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爲姦是時上春秋

高意多所惡呂爲左右皆爲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

子陽石諸邑公主師古曰兩公主補注沈欽韓曰公主及皇后弟

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

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補注先謙曰伉誅

失侯傳云坐法表云元鼎元年坐搢制不害免又太初元年嗣侯

五年闕入宮完爲城旦五年實天漢元年也距征和二年懸隔十

載伉失侯久故坐誅不載於傳語在公孫賀江充傳充與治巫蠱

表中此文長平侯追溯稱之

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

侯韓說御史章讀黃門蘇文等助充

師古曰說讀音貢

充遂至太子宮

掘蠱得桐木人

補注宋一新曰禮記王制疏云掘得桐人六枚蠱

以鍼刺之置鴻臚曰偶桐木人也得桐木人猶言

得木時上疾辟暑甘泉宮師古曰辟讀曰避補注沈欽韓曰御覽

偶矣太子來省疾至甘泉宮江充告太子勿入陛下有詔惡太子獄

鼻尚以紙蔽其鼻充語武帝曰太子不欲聞陛下下牒吳故蔽鼻武

帝怒太子太子走還獨皇后太子在師古曰太子召問少傅石德

敬謹恭儆太子太子走還獨皇后太子在師古曰太子召問少傅石德

師古曰石慶子補注周壽昌曰石奮傳奮子慶慶子德後爲太常

坐法免國除百官表德爲太常三年坐廟牲瘦入穀論恩澤侯表

德天漢元年坐爲太常失法罔上祠不如令完爲城旦是德未官

太子少傅且免官失侯在天漢元年距征和二年已十年無緣復

爲太子少傅據劉屈氂傳功臣表景建以獲德侯屈氂傳又云其

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是德以隨太子發兵反應族誅矣而萬石

君傳及各表無之此別一石德懼爲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承德非慶子也師古偶未審耳

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

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師古曰矯託也託詔

命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蘇林曰家吏皇

后吏也臣瓚曰太子稱家吏是太子吏也師古曰既言皇后及家吏此爲皇后吏及太子吏耳瓚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

記皇太子官稱家臣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耶

章昭曰始皇死趙高詐太子急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

殺扶蘇而立胡亥也補注錢大昭曰詔當作詐先謙曰官本作

客爲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詔補注錢大昭曰詔當作詐先謙曰官本作

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章籟被創突亡自歸甘泉太子使舍

人無且師古曰且音子閭反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補注錢大昭曰黃

宮在西秋之象也鄭氏曰長音長者如涓曰漢儀注因長御倚華女長御比侍中皇后見姬娥以下

此門即長秋殿門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具白皇后發中厩車載射士師古曰中厩皇

長御稱謝倚華字也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具白皇后發中厩車載射士師古曰中厩皇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后車馬所在也

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廐者天子之內廐也秦二世時公子高曰

中廐之寶馬得賜之非專主皇后車馬也先謙案黃圖都廐天子

車馬所在中廐皇后車馬所在顏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告令百

計不設胡據秦語以駭漢制失之

官曰江充反迺斬充曰徇炙胡巫上林中服虔曰作巫蠱之胡人

受充意指妄作蠱狀太子特忿且欲遂部賓客爲將率與丞相劉

得其情實故以火炙之令毒痛耳

屈釐等戰補注先謙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曰故眾不肯附太

子兵敗亡不得師古曰太子出亡而吏追捕不得上怒甚羣下憂

懼不知所出師古曰計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師古曰壺關上黨之

狐茂班史不載其姓不知於何得也補注沈欽韓曰班氏偶失記

耳劉昭續漢志注引上黨記魏收地形志水經注皆載台狐微君

墓豈可誣者今刊本漢紀脫令狐茂三字梁玉繩曰漢武故事作

鄭茂梁元帝同姓名錄從之未知孰是濁漳水注作壺關三老公

乘興乃誤以詒王尊之湖三老爲茂耳穆荃孫曰後漢張皓傳李

注太子死後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太子冤見前書疑舊本有

令狐二字顏本偶脫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

反以苟紀爲異也

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

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散亡

補注錢大昭曰散南監本闕本作喪先謙曰官

本作

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

諸師古曰論語云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

豈得而食諸言父子君臣之道不立則國必危亡倉廩雖多吾不

得食也補注朱一新曰此文引論語及顏注均有豈字與皇疏本

合史記孔子世家亦有豈字釋文本亦作焉得而食諸焉豈義同

周書昌曰阮元校勘記高麗本吾下有豈字御覽二十二引作吾

惡得而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

也中音竹仲反孝已被謗伯奇放流

師古曰孝已伯奇並已解於上骨肉至親父子相疑

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令皇太子

爲漢適嗣

師古曰適讀曰嫡補注錢大昭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

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問閭之隸臣耳

師古曰隸賤也陛下

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曰迫蹙皇太子

師古曰蹙音千六反補注

迫急也呂覽貴生篇註促也此於急促義近說文造飾姦詐羣邪

造飾姦詐羣邪

迫急也呂覽貴生篇註促也此於急促義近說文

造飾姦詐羣邪

錯謬是曰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

師古曰鬲與隔同

太子進則不得上見

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般充恐懼通

師古曰通亡也

子盜父兵曰救難自免耳臣竊曰爲無邪心詩云

逃

師古曰通亡也

子盜父兵曰救難自免耳臣竊曰爲無邪心詩云

補注先謙

曰云官本作曰

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

國

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營營往來之貌也藩籬也愷悌易

也言青蠅來往止於藩籬變白作黑讒人構毀問親令疏衆易

之君子不當信用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補注

周壽昌曰諸毛詩作樊昌邑王傳樊遂引此詩亦作藩蓋魯詩本

如是史記滑稽傳作止于蕃即藩也

先謙曰漢紀引詩下讒言仍作讒人

往者江充讒般趙太子天下

莫不問其罪固宜

師古曰充宜得罪也補注

陛下不省察深過太

子

師古曰以太子爲罪過而深責之補注先謙曰深過太子深責

太子也過有責義淮南覽冥訓過歸雁於碣石注過讀過責之

過呂覽審成篇煩爲敎而過不識注過責也顏云以太子爲罪過

而深責之訓過爲罪過而加責之於下則深過二字不辭高紀聞

將軍有意督過之亦謂督責之也顏注督謂

覲責也捨過字不釋而不知過之卽爲責矣

發盛怒舉大兵而求

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

而忘其號

師古曰忘亡也吳王般之被以惡名失其善稱號補注先謙曰被惡名而不顧所謂忘其號也顏訓忘爲亡失

非

比干盡仁而遺其身

師古曰比干殷之賢臣以道諫紂紂怒殺之而剖其心也忠臣竭誠不

顧鉄鉞之誅

師古曰鉄所以斫人如今莖刃也音膚

曰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

師古曰匡正也

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

師古曰小雅巷伯之詩言譖之人誠可疾惡願牧

與猛獸食之

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

師古曰父子之親也毋患太

子之非

補注先謙曰非謂逆亂也

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臣不

勝惓惓

師古曰惓讀曰拳解在劉向傳

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嘗奏天子感

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

師古曰湖縣名今黃州關鄉湖城二縣皆其地也補注先謙曰湖京兆縣今陝州關

鄉縣東

城匿泉鳩里

師古曰泉鳩水今在關鄉縣東南十五里見有泉太子冢冢在湖東也補注先謙曰河南

四十里

通志辰太子墓在今關鄉縣南泉鳩里河水注河水又東逕關鄉

城南東與全鳩澗水合水出南山北逕皇天原東述征記曰全鳩地名也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先謙案全

鳩即泉鳩字隨音變今河水自陝西東流入河南界逕虎踞山北

玉漢河注之又東有十二澗水注之又東逕盤豆縣盤豆河入之

玉漢河注之又東有十二澗水注之又東逕盤豆縣盤豆河入之

水南出王溪者也盤澗水卽注所云河水又會槃澗主人家貧常

水也附限稽合圖記泉鳩水殆十二澗水之一矣

賈履曰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間其富贍使人呼之師古曰而

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師古曰度卽入室距戶自經

山陽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踰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

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補注周壽昌曰皇上旣傷太

子乃下詔曰蓋行疑賞所已申信也其封李壽爲邢侯韋昭曰邢

古曰爲其解救太子也邢音于補注先謙曰壽抱解太子以其自

經欲生得之非救之也上文云亡不得云三公自將求之時上方

以反購太子覽壺關三老書而感寤然無明詔赦之也富昌壽乃

吏卒相從圍捕太子者旣獲之後上雖傷太子之死不能不賞獲

者功故曰疑賞申信功臣表壽以得衛太子侯豈以張富昌爲題

解故太子封乎如顏註之謬上下文義皆不可通矣張富昌爲題

侯孟康曰縣名也晉灼曰地理志無也功臣表食邑鉅鹿師古曰

晉說是也補注先謙曰荀紀作抱侯踰踉侯蓋是雜采他書之

謬不足據證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

訟太子冤補注先謙曰詳千秋傳上遂擢千秋爲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

文於橫橋上

師古曰橫音光師古曰卽橫門渭橋也補注先謙曰此橫門橫橋也非渭橋黃圖引三輔舊事云秦造橫

橋漢承秦制廣六丈三百八十步置都水令以掌之號爲石柱橋

又云渭橋秦始皇造元元渭橋在渭水之北此明是二橋師古誤合爲一

此並合王莽渭橋在渭水之北此明是二橋師古誤合爲一

之未嘗有之渭水注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本名橫門王莽更

名橫門左幽亭如渚曰音光故曰光頭第一門此謂時俗音呼曰光也

橫光字古同音而通用上言西出南頭第三門曰西城門又曰光

門則是本名光門昔人勦緣兩光門致疑斯未審耳注上師古官

本作孟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爲北地太守後族補注周

康是失其名疑者下有脫文先謙曰洪邁容齋隨筆云張獻李壽加兵

刃於太子亦以他事族此誤記史文非有他據功臣表壽坐爲衛

尉居守擅出長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橋又使上憐太子無辜乃作

吏謀殺方士不道誅不以北地太守族也

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魂來歸也其臺在今湖城縣之西

關鄉之東基趾猶存補注先謙曰河水注河水又會榮澗水水出

湖縣夸父山北逕漢武帝思子宮歸來望思臺東又北流入於河

河南通志思子宮城在關鄉城東北二十里歸來望思臺在其西

北今本黃圖於甘泉宮門列入思子宮疑誤

思子宮疑誤

女女者平與侯嗣子尚焉

補送錢大昭曰史表無平與侯

及太子敗皆同時遇害

衛侯史良娣葬長安城南

補注錢大昭曰侯當作后外戚傳

史皇

孫皇孫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

蘇林曰苑名也

皇孫二人隨太子者

與太子并葬湖

師古曰今太子冢北有二冢相次則二皇孫也

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

子王夫人男年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帝帝初即位帝詔曰

補注

日詔上帝字

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

補注

官本作下是

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

補注齊召南曰按韋

元成傳此議本始元年丞相蔡義等所奏也後八

歲有司復言云云元康元年丞相魏相等所奏也

故降其父母不

得祭

師古曰謂本生之父母也

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

禮不踰閑

師古曰閑猶限也

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

文曰位冢位也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冢不得以位言周禮小宗伯成葬而祭墓為位鄭注位壇位也先祖形體託於此地

祀其神以安之今為太子議諡置邑則宜就墓為位有司歲時祠之故言起位不言冢也

史良娣冢在博望苑

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

如淳曰親謂父也

諡法曰諡者行之迹也愚

曰爲親諡宜曰悼皇

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無皇字是也下文云比諸侯王園則不得稱悼皇明矣此涉下文

悼皇宜稱尊號曰皇考而議通典禮三十二通鑑漢紀十六並作

宜曰悼漢紀作宜曰悼考皆無皇字先諡曰皇字後人誤加王諡

是又或以下悼后爲疑不知漢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

百家故皇太子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

三十家園置長丞

補注先諡曰百官志諸廟寢園有食官令長丞

周衛奉守如法曰湖闕

鄉邪里聚爲戾國

師古曰闕古閑字從門中戾建安中正作闕師古曰戾舉目使人也戾音許密反闕字本從戾

其後轉說誤遂作門中受耳而郭璞通音汝授反蓋失理遠

耳補注先諡曰上師古官本什孟康闕作闕是轉下脫寫字

白亭東爲戾后園

補注沈欽韓曰渭水注昆明故渠之北有白亭博望苑長安志漢博望苑在長安縣東北五里

字記戾園本秦白亭在金城坊博望苑在金城坊戾園東南本長

安杜門外大道東先諡曰顯炎武云下云後入歲尊戾夫人曰戾

后置園奉邑此戾后園之目豫見

廣明成鄉爲悼園

補注沈欽韓

於八年之前蓋兩牧而未貫通也

明故渠東運奉明縣廣成鄉之廣明苑南轅轅驛轉史皇孫及王夫人葬於郭北宣帝遷苑南爲悼園在東都門長安志皇城西第

一街次南休耕坊南有漢奉明園園之北漢奉明縣故城也統志戾后園悼園並任長安縣北先諫曰據節注成鄉上應有廣字未知其審皆改葬焉後八歲有司復言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

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爲寢曰時薦享焉益奉園民

滿千六百家曰爲奉明縣

補注先諫曰京兆縣也今西安府長安縣北

尊戾夫人曰戾

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

齊懷王閔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曰國土風俗申

戒焉

補注錢大昭曰本紀是年初作諸故三王俱載賜策先諫曰三王定位建國大司馬霍去病建議詳載三王世家

曰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

補注先諫曰據三王世家四月戊寅朔則乙巳二十八日

皇帝使御史

大夫湯

師古曰張湯

廟立子閔爲齊王

師古曰於廟投策也

曰烏呼小子閔受茲

青社

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

朕承天序惟稽

古建爾國家

師古曰言考於古道而立子爲王補注先諫曰天序史記作祖考

封于東土世爲漢

藩輔烏呼念哉共朕之詔

師古曰共讀曰恭言敬聽我詔

惟命不于常

師古曰言皇天無親

惟德是輔善則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忘師古曰

得之惡則失之言人若好德則能明顯有光輝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附之者圖

謀也俾使也補注曾廣鈞曰公羊傳俾君子易怠此蓋承用其文

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師古曰能盡爾心信執中和之得則

作德厥有愆不臧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師古曰臧善也乃汝也嗚呼保

國父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師古曰保安也父閼母王夫人有寵

閼尤愛幸立八年薨無子國除補注失諫曰王夫人趙人閼且立

閼東國莫大於齊夫人謝及死帝痛之使使奉璧一拜為齊王太

后閼不幸早死國絕天下稱齊不宜王云詳三王世家閼元封元

薨年燕刺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元社建爾國家補注先謙曰

史記此及厲王策社下皆有朕承祖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

考惟稽古七字漢書無蓋班氏刪之服虔曰薰鬻堯時甸奴號也孟康

薰鬻氏虐老獸心曰姦巧邊服虔曰薰鬻堯時甸奴號也孟康

而食甘肥賤耆老而與粗惡也獸心言貪暴而無仁義也此庶人

心下作侵犯寇盜加以姦巧 朕命將率徂征厥罪師古曰徂往也

邊萌十字顏說本句奴傳上史記有 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帥

於戲二字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 也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帥

並作三千謀齊召南曰事見霍去病傳上嘉去病之功曰薄邪王

及厥眾萌咸奔於率降異國之王三十二先謙曰帥史記作君下

有皆來降旗奔師其旗鼓而來降也 薰鬻徙域張晏曰匈奴世曰匈奴

二字徙漢北先北州已安 孟康曰古綏字也臣瓚曰安也師古曰

奴徙漢北先北州已安孟康曰古綏字也臣瓚曰安也師古曰

諫曰劉說是北州已安孟康曰古綏字也臣瓚曰安也師古曰

者綏之省古無安字段玉裁補入說文女部非也先謙曰孟說是

也禮曲禮下大夫則綏之注國君綏視注並云綏讀曰安士相見

禮安而後傳言注云古文安爲綏安綏古通用並訓爲安史記安

作綏集解引臣瓚曰綏安也是瓚說本亦作綏顏是瓚而舍孟由

不知古 悉爾心毋作怨毋作 裴德服虔曰裴薄也師古曰裴古匪

義耳 貨志賦入貢裴應劭注竹器也師古注裴讀與匪同知匪裴古通

用說文匪器似竹筐从匚非聲匪車苓也從竹匪聲經傳中匪多

以篋爲之今篋行而匪之本義晦漢書凡篋匪之匪皆作裴地理

志中屢見之顏彼注云裴讀與匪同蓋篋字從俗也匪之段借則

爲非故顏注以裴爲古匪字而訓非至敘傳亦云實裴謀而相順

則用尚書大誥天裴謀辭之語顏注既引大誥而又引詩其命匪

謹謂裴讀與匪同則非其本訓矣先謙曰史記裴作裴集解徐廣

曰裴一作菲索隱蘇林云菲廢也本亦作裴裴敗也孔文祥云菲

薄也漢書作葉

毋迺廢備

師古曰禦邊之備不可廢

非教士不得從徵

張晏曰士不素習不得應召

注沈欽韓曰管子小匡篇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

徵發故孔子曰不教而戰是謂棄之

謂棄之正謂此也

案承上母廢備言

韋沈說勝緒先生解云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則張說所本

王其戒之

補注先謙曰史記此及厲王策王上皆有於

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十字亦班氏刪省

旦壯大就

國爲人辨略博學經書雜說好星厯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致游

士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旦自己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衛上

怒下其使獄

補注先謙曰三王世家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

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諱

之端見矣於是使使

卽斬其使者於門下

後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武帝

由是惡旦後遂立少子爲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爲孝昭帝賜諸侯

王璽書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

張晏曰文少則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

臣壽西長

補注先謙曰廣韻壽下云前漢燕王遣壽西長之長安

蘇林云壽西姓也是宋本漢書長下有註七字而後奪

之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

師古曰之往也已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

之往也

已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

之往也

已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

之往也

已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

之往也

已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

之往也

已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

已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

之往也

已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

之往也

已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

已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

之往也

已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

之往也

已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

已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

之往也

已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

之往也

已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

已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

之往也

已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

之往也

已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

已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

之往也

已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

之往也

已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

已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

之往也

已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

之往也

已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

已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

之往也

已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

之往也

已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

已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

之往也

已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

之往也

已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

廣義

師古曰郭廣義補注錢大昭曰義字疑誤下文作廣意公卿表亦作廣意先謙曰官本正文及註並作意問帝崩

所病

師古曰因立者誰子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柞宮
師古曰柞何病而崩

宮中謹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爲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師古

日臨音歸曰報王王曰上棄羣臣無語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

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孝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

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威武洋溢師古曰洋溢言盛多也洋音羊

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斤地且倍師古曰斤開也封泰山禪梁父巡狩

天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甚休盛師古曰休美也請立廟郡國奏報聞

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旦怒曰

我當爲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等

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

職事是以爲詐言受詔得知職事發兵爲備也補注王念孫曰爾雅職主也謂得主其國中之吏事耳如解職字義未確先謙曰如

說詳義是王
說職義是

長於是爲旦命令羣臣曰寡人賴先帝休德

師古曰休美也

獲奉北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

師古曰飭讀與勅同飭整也

任重

職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曰規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周之建

國也

師古曰自周以來卽爲燕國言以久遠

上自召公下及昭襄

師古曰召公謂召公奭也昭襄六國

時燕之二王也

召讓曰邵于今千載豈可謂無賢哉寡人東帶聽朝三十餘年

意亦子大

曾無聞焉其者寡人之不及與

師古曰與讀如敷補注錢大昕曰者讀如諸

意亦子大

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咎安在方今寡人欲矯邪防非章聞揚和

師古曰矯正也章表也

撫慰百姓移風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

各悉心以對寡人將察焉羣臣皆免冠謝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

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

師古曰失職謂當爲漢嗣而不被用也索求也

大王壹

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旦曰前高后時僞立子弘爲皇帝

諸侯交手事之八年

師古曰交手謂拱手也

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

帝天下迺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廟

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卽與劉澤謀爲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

補注

先謙曰補史記云旦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

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旦遂

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

車旄頭先歐師古曰歐與驅同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晉灼曰以

也師古曰貂羽以貂尾爲冠之羽也附蟬謂金蟬以附冠前也凡

此旄頭先驅皆天子之制而貂羽附蟬又天子侍中之飾王偁爲

之補注先謙曰後漢與服志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侍

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趙惠文冠胡廣說

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爲貴職秦皆號侍中

減趙以其君冠賜近臣據此顏說是也官本注謂作爲皆號侍中

旦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補注先謙曰顏

武帝時旦坐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是文安已削不屬燕又云昭

帝立褒賜燕王益封萬三千戶然則文安之仍屬於燕必在益封

之後也史文之互見以講士馬須期日師古曰講習郎中韓義等

數諫旦旦殺義等凡十五人會餅侯劉成知澤等謀

師古曰餅侯

也餅音步丁反

告之青州刺史雋不疑不疑收捕澤曰聞天子遣大鴻臚

丞治

補注周壽昌曰劉德傳德爲宗正丞維治劉澤詔獄徙大鴻臚丞

連引燕王有詔弗治

補注

日漢遺宗正與太中大夫公卿滿意等

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餅

侯

補注周壽昌曰成薨諡敬侯先謙曰不疑擢京兆尹

久之旦姊鄂邑蓋長公主

張晏曰食邑鄂蓋侯

王信妻也師古曰爲蓋侯妻是也非王信信者武帝之舅耳不取

鄂邑主爲妻當是信子頃侯充耳補注先謙曰信武帝舅信子充

疑不得取武帝女爲妻補注表充子受嗣侯以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則主當是受妻受免侯後薨主遂私近丁外人也李慈銘云補注

紀言公主子文信則主不

得爲信妻及子婦益明

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光爭權有隙

皆知旦怨光卽私與燕交通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

寶走馬

師古曰走馬

賂遺蓋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

與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師古

音胡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輕弱骨肉

補注朱祁曰斷本輕字上有然字

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

尉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澤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

近狎作亂內外俱發

師古曰狎習也

近習之人

趙氏無炊火焉

韋昭曰趙秦之別氏師古曰無炊火言絕祀也補注錢大昭曰秦之先造父封

於趙城更爲趙氏故秦亦稱趙

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

規土連城布王子孫

師古曰規畫也

是呂支葉扶疏異姓不得閒也

師古曰閒

音土

莫反今陛下承明繼成

師古曰承聖明之後繼已成之業

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

朋非毀宗室

師古曰與謂黨與也

庸受之愬曰騁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

不及下究

師古曰究竟也言不終竟於下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無及字疑後人所加据註云不終竟於下則正文但作

不下究而無及字明矣

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

十年不降還置爲典屬國

師古曰置音但補注先謙曰武在匈奴十九年曰二十年舉成數也今大

將軍長史敞無勞爲搜粟都尉

師古曰敞也又將軍都郎羽林

張晏曰都試郎

羽林也師古曰都大也謂大會試之漢光祿挈令諸當試者不都所免之補注宋祁曰又將軍浙本作又聞大將軍沈欽韓曰此

漢世教練禁衛之制至宋始詳宋史兵志禁軍日習武技容畜隨
筆國朝宿衛禁旅遷補之制可參證註云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
之與宋御前不赴堆垛沙汰者其制同也先謙曰都謂都肄也霍
光傳漢紀皆作都肄郎羽林此去肄言都文省而義自見都之爲
言大總也謂總郎屬而閭之若如顧註單釋爲大都郎羽林爲大
郎羽林光傳都郎屬耳爲大郎屬耳文不成義矣光傳都肄顧云
謂總閱試習武備也亦道上移蹕如宿日移太官先置師古曰昭
訓都爲總而於此失之道上移蹕猶傳也
人爲燕王旦上書又云上曰朕知此書許也將軍都郎屬耳燕王
何以得知之而此傳乃云旦自上疏此下又云帝覺有詐遂親信
光參錯不同疑此傳爲誤補注王闕運曰顧注隔絕章句當移在
喜上疏曰之下爲合先謙曰榮令旦上書告光而榮下其章欲速
成事故詐令人爲旦上書旦實知情預謀卽與旦自上疏一也昭
紀光傳言詐令人爲旦上書帝以調校尉不及十日燕不及知決
其詐所以著當時事實此云旦自上疏所以著旦逆迹本無參錯
頗說非也註朕知此書云云乃光傳語又下當有霍光傳三字而
傳寫之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
有詐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共殺光廢帝迎立燕
王爲天子旦置譯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
數旦以語相平平日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曰劉

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

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日前日一男子詣闕自

謂故太子

補注先謙曰男子張延年詳昭紀傳不疑傳

長安中民趣鄉之

師古曰鄉謂曰鄉

正

謹不可止

師古曰人眾既多故謹謹也

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

補注先謙曰言

非策安謀洩也

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

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

張晏曰天水人也字稚叔

今右將軍物故

師古曰謂死也補注先謙

曰公卿表莽

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

下屬宮中

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

飲井水水泉竭

補注宋祁曰越本無泉字王念孫曰越本無泉

景祐本亦無井水二字即承上文言之不當更有泉字此是一本作水一本作泉而後人誤合之也開元占經虹蜺占篇初學記天

部下同先謙曰官本作井水泉竭

廁中豕羣出壞大官竈

師古曰

圉也圉音胡困反補注先謙曰說文圉廁也象豕在口中廣雅一

切經音義並云圉圉屏廁也晉語少沒於豕牢韋昭云豕牢圉也

五行志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圉壞都道街其禍六七枚置殿前

烏

鵲關死

補注先謙曰五行志烏與鵲關宮中池上烏墮池死

鼠舞殿端門中

師古曰端門正門也補注先謙

曰五行志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

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

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妃弓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葭

水台水

晉灼曰地理志葭水在廣平南和台水在雁門師古曰葭音家台音怡補注先謙曰官本妃作姬下后妃同是妃當

爲姬之誤地理志廣平國南和下列葭水東入葭此無列字或時

俗省文稱之今長蘆水也雁門郡陰館下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

泉州入海過郡六行千一百里師古曰治燕刺王傳作台字治水

今桑乾河上源其下流爲永定河也說詳志晉注雁門下奪陰館

二字以南王客呂廣等知星補注錢大昭曰天文志爲王言當有

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語具在五行志王愈

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會蓋主舍人

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

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

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慙

師古曰慙音滿又音悶解在司馬遷

傳傳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

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林曰廣音曠臣墳

廣讀如本字此歌意言身死之後國當空也補注王念孫曰蘇音

是也曠曠者虛無人之貌故下云固知國中之無人若讀爲廣太

之廣則與下句義不相屬矣莊子天道篇廣廣乎其無容夫人

不容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恢恢然廣廣然義並與曠同華容夫人

起舞曰髮紛紛兮真渠孟康曰真音藉髮歷藉挂岸也臣瓚曰真

注沈欽韓曰真當作實說文實塞也從穴真聲集韻或從土爲墳

周壽昌曰真音闕李慈銘曰謂人首相從墳渠也非專謂髮先謙

曰沈說周音李說並是注一骨籍籍兮亡居師古曰籍籍從

字汪本南監本官本作干是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師古曰置酒之宮

渠故卽其所見坐者皆泣有赦令到王讀之曰嗟乎獨赦吏民不

以爲歌辭也赦我補注先謙曰先赦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光殿王曰老虜曹

爲事當族師古曰曹輩也補注沈欽韓曰索隱虜奴隸也欲自殺

左右曰黨得削國師古曰黨幸不死后妃夫人共啼泣止王補注

日官本如作姬是

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

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

誅討賊亂尊立孝文曰安宗廟非曰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

酈曹灌攜劍推鋒

師古曰樊酈酈商曹參灌嬰等

從高帝

補注先謙曰官本高下有皇字

壅菑除

害耘鉏海內

師古曰菑古災字補注錢大昭曰此下脫正文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八字又注文頭久不理如蓬草羽葆

也師古曰草叢生曰葆音保二十字當据南監本閩本補先謙曰官本有此二十八字又引宋祁曰漸本注文頭字上有服虔曰三

字勤苦至突然其實不過諸侯

補注先謙曰官本諸作封是

今宗室子孫曾無

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

補注

沈欽韓曰春秋莊三十二年公羊傳注兄終弟繼曰及

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

師古曰言若四支之

也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

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

師古

日古人謂先人補注先謙曰舉官本作奉是

旦得書曰符璽屬醫工長

師古曰屬委也醫工長王官之

醫者也屬音之欲反補注先
謙曰醫者上官本有主字是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目綬

自絞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爲庶

人賜旦諡曰刺王旦立三十八年而誅補注先謙曰元國除後六

年宣帝卽位封旦兩子慶爲新昌侯賢爲定安侯補注先謙曰慶

元年封定安官本作又立故太子建是爲廣陽頃王補注先謙曰

安定是表亦作安定又立故太子建是爲廣陽頃王補注先謙曰

二十九年薨子穆王舜嗣二十一年薨子思王瑱嗣二十年薨補注

宋祁曰二十年浙本作二十九年錢大昭曰表云二十一年先謙
曰据表嘉以建平四年立是瑱薨於建平三年距陽朔二年瑱立

之歲恰二十年子嘉嗣王莽時皆廢漢藩王爲家人嘉獨以獻符

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補注周壽昌曰表云莽貶嘉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

世世爲漢藩輔補注劉攽曰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補注先謙曰

南至荊州五湖之間補注先謙曰五湖者具區洮滬彭蠡其

人輕心揚州保疆

李奇曰

保持也

補注先謙曰

集解引徐

三代要

服不及呂正

師古曰

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

服不及呂正

師古曰

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

補注先謙曰

集解引徐

三代要

服不及呂正

師古曰

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

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

補注先謙曰

集解引徐

三代要

服不及呂正

師古曰

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

服不及呂正

師古曰

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

補注先謙曰

集解引徐

三代要

服不及呂正

師古曰

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

服不及呂正

師古曰

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

補注先謙曰

集解引徐

三代要

服不及呂正

師古曰

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

服不及呂正

師古曰

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

補注先謙曰

集解引徐

三代要

服不及呂正

師古曰

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

服不及呂正

師古曰

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

補注先謙曰

集解引徐

三代要

服不及呂正

師古曰

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

服不及呂正

師古曰

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

補注先謙曰

集解引徐

三代要

服不及呂正

師古曰

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

服不及呂正

師古曰

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

補注先謙曰

集解引徐

三代要

服不及呂正

師古曰

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

服不及呂正

師古曰

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

補注先謙曰

集解引徐

三代要

服不及呂正

師古曰

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

服不及呂正

師古曰

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

補注先謙曰

集解引徐

三代要

服不及呂正

師古曰

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

服不及呂正

師古曰

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

補注先謙曰

集解引徐

三代要

服不及呂正

師古曰

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

服不及呂正

師古曰

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

補注先謙曰

集解引徐

三代要

服不及呂正

師古曰

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

服不及呂正

師古曰

力扛鼎

師古曰扛舉也音江

空手搏熊羆猛獸

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胥於別圃學格熊後遂能空手

搏之莫不絕脰後爲獸所傷陷胸而死按末句誤或當作幾死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爲漢嗣

先謙曰霍光傳昭帝崩羣臣議立王有郤上書言不可承宗廟遂立昌邑故云終不得昭帝初立益封胥萬

三千戶元鳳中入朝復益萬戶賜錢二千萬黃金二千斤安車駟

馬寶劍及宣帝卽位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爲列侯

補注錢大昕曰下文云胥

子南利侯寶昌坐殺人奪爵卽四侯之一也子弟大昭曰攷王子侯表但有朝陽荒侯聖平曲節侯曾南利侯昌三人別無名寶者表稱南利侯昌地節二年坐賊殺人免此傳云南利侯寶疑誤先謙曰此文本作聖曾昌皆爲列侯淺學者以爲不足四子之數見下南利侯寶之誤文而謬加入寶字也封胥四子句絕與王故言又

立也三王世家云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爲朝陽侯一子爲平曲侯一子爲南利侯最愛少子弘立以爲高密王與此昭合

又立胥小子弘爲高密王所已褒賞甚厚始

是不得有寶字明矣

師古曰

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

師古曰覬音冀

而楚地巫鬼

師古曰言其土

俗尊尙巫鬼之事

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

師古曰女須者巫之名也

女須泣曰

孝武帝下我

補注先謙曰顯炎武云言孝武帝降憑其身而言也

左右皆服

師古曰見女須云武帝神下故

伏而聽之

補注錢大昭曰服南監本闕本作伏周壽昌曰服伏一

也衛青傳服聽

史記作伏聽

與此同先謙曰註言伏而聽之是顏

所見漢書本作伏

言吾必令胥爲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

也官本正作伏

師古曰卽楚地之巫山也補注沈欽韓曰越絕記地云巫山者越

羗神巫之官也死葬其上去山陰縣十三里許又吳地記廬山者

巫咸所出也虞故神出奇怪按所禱在吳越俱未可會昭帝崩胥

知顏指爲夔州之巫山何由沂江數千里而祈禱乎

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師古曰以爲因禱祝詛而崩也塞音先

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俗作賽朱一新曰塞字郊祀

志中屢見說文新附收入賽字非然後書曹節傳注己云塞當爲

賽通用則賽字行而塞義漸晦唐初已然觀阮嗣宗爲鄭冲勸及

晉王賸西塞江源望祀岷山尙作塞知晉時賽字尙未行也

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寢信女須等師古曰漢古漢

也補注先謙是數賜予錢物宣帝卽位胥曰太子孫何曰反得立復

日浸訓益是

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女爲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餽遺通私書

師古曰餽

後延壽坐謀反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

亦饋字

五千斤它器物甚眾胥又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

矣迺止不詛後胥子南利侯寶

補注先謙曰據表貴應作昌說見上

坐殺人奪爵還

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草

田曰賦貧民

張晏曰射水之陂在射陽縣補注先謙曰地理志射陽屬臨淮實宇記射陽湖在今楚州山陽縣東南入

十里漢書廣陵王胥有罪其相勝之奏奪王射陂即此與鹽城寶

應三縣分湖爲界紮同三百里一統志射陽湖在今淮安府山陽

縣東南七十

里古射陂也

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

莖正赤

補注先謙曰正官本作上

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后

廷中

補注先謙曰廷官本作庭

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居數

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呂絕

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卽訊

師古曰就問也補注朱祁曰浙本鴻臚字下有

卿字先謙曰據公卿表廷尉于定國大鴻臚王禹也

胥謝曰罪死有餘誠皆有之師古曰事誠實也

久遠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

女董嘗胡生等夜飲

師古曰董嘗胡生皆女名補注宋祁曰注文當云皆其女名

使所幸八子

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

鼓瑟歌舞

師古曰八子姬妾之秩號也家人子無官秩者也補注周

壽昌曰八子秩視干石比中更爲第十

王自歌曰欲久生兮無終

三爵家人子視有秩斗食斗食佐史也

長不樂兮安窮

師古曰人所以欲久生者貴其安豫無有終極而我在生長不歡樂焉用窮盡年壽也補注先謙曰

言冀望久生而不幸無終既死爲鬼則長

奉天期兮不得須臾

張晏曰二則亭黃泉下兮幽深

不樂安有窮極也文自明了顏注迂晦

曰奉天子期當千里馬兮駐待路

張晏曰二則亭黃泉下兮幽深

死不得復延年

人生要死何爲苦心

師古曰言人生必當有何用爲樂心所喜出

人無怵爲樂亟

韋昭曰怵亦樂也音裁宗反亟數亦疾也謂不久也言人生以何爲樂但以心志所喜好耳今我出

入皆無歡怡不得久長也喜音許吏反

高里召兮郭門閤

師古曰

亟音邱吏反補注先謙曰亟猶促也

高里召兮郭門閤

師古曰

人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

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如他徭役得願

里曰代字句絕庸用古字通曉

左右悉更涕泣奏酒

師古曰更互

身自往也如顏說則當以死不以

得取代庸爲句大爲不詞矣

左右悉更涕泣奏酒也奏進也更

音工至雞鳴時罷胥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

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

補注沈欽韓曰馬永輝蠟真子揚州天長道中地名甘泉有大古冢如山

未到三十里已見之土人呼爲琉璃王

家按廣陵王胥賜諡曰厲

爲劉厲王轉說爲琉璃王

旁有居民數十家地名甘泉恐胥借擬

云李慈銘曰阮元肇經室三集甘泉山獲石記云揚州甘泉山舊

志皆以爲漢厲王家早鳴鼓攻之輒致雨今冢基不可覓而西峯

有靈雨墳舊趾土人亦言山有琉璃王墳琉璃劉厲之傳講也嘉

慶十一年甘泉山惠照寺階下獲四石其一石有中殿第廿八字

體在篆隸間江鄭堂謂

卽淮南厲王家上石也

卽淮南厲王家上石也卽已綬自絞死及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

自殺

補注先謙曰官本及作父

引宋祁曰姚本父作及

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爲庶人賜

諡曰厲王立六十四年而誅

補注錢大昭曰表作六十三年先謙曰胥五鳳四年正月誅恰六十四年

表誤國除後七年元帝復立胥太子霸是爲孝王

補注先謙曰初元二年立十三

年薨子共王意嗣

師古曰共三年薨

補注先謙曰表十三

年薨案

建始元年距建昭五

年立恰三年表誤

子哀王護嗣十六年薨無子絕

補注先謙曰表十五年薨

案下云後六年立守表在元延二年運數至永始元年爲六

年則護以鴻嘉四年薨距建始三年嗣恰十五年表是此誤

後六

年則護以鴻嘉四年薨距建始三年嗣恰十五年表是此誤

後六

年則護以鴻嘉四年薨距建始三年嗣恰十五年表是此誤

後六

年則護以鴻嘉四年薨距建始三年嗣恰十五年表是此誤

後六

年成帝復立孝王子守

補注先謙曰官本復作後引宋祁曰後立姚本作復立

是爲靖王立

二十年薨

補注先謙曰表十七年薨案宏以居攝二年嗣則守子薨於居攝元年距元延二年立恰十七年表是此誤

宏嗣王莽時絕初高密哀王弘本始元年曰廣陵王胥少子立九

年薨

補注先謙曰表八年薨案章以元康元年立則弘薨於地節四年距本始元年恰八年表是此誤

子頃王章

嗣

補注先謙曰以弘薨在胥得罪前天子加恩不除國

三十三年薨

補注先謙曰表三十四年薨案寬以建始二年

元則章薨於建始元年距元康元年恰三十四年表是此誤

子懷王寬嗣十一年薨子慎嗣王

莽時絕

昌邑哀王髡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

補注先謙曰表作十

二年

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

師古曰今爲喪主補注先謙曰今官本作

是璽書曰制詔昌邑王

師古曰太后璽書

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

師古曰

樂宗正德光祿大夫吉

師古曰丙吉也

中郎將利漢

師古曰不知姓

徵王乘七乘

傳

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文帝之入立乘六乘傳今乘七乘傳

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召火

發書其日中賀發哺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

於道補注先謙曰郎中令龔遂諫王令還郎謂者五十餘人賀到

濟陽求長鳴雞師古曰鳴雞長者也補注先謙曰御覽九百十八

痛駭之屠刻無差長鳴雞一鳴一食時不絕長距善鳴吳錄曰魏

文帝遣使於吳求長鳴雞文類曰合竹作杖也補注錢大昭曰說文

道買積竹杖文類曰合竹作杖也補注錢大昭曰說文

昌邑王置積竹杖二枚翼遂諫曰積竹杖者驍蹇少年杖也

說文簾積竹矛戟矜也父以積竹入簾徐鍇曰積竹木謂合竹木

爲之也若今之杖多然又說父字云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合

爲之取其有力也據此蓋以竹縷合纏作杖若今之矛稍猶然

過弘農使大奴善曰衣車載女子師古曰凡言大奴者謂奴之尤

輿輿也詩毛傳帷裳婦人之車也正義大夫之車立乘有益無帷

中是亦官奴長故使入殿中豈必須長大者耶又云劉輔嘗醉過

尊大奴利家則尊用事之奴也先謙曰後書梁冀傳注引蒼頡篇

與服志注大奴周說是至湖師古曰湖縣使者曰讓相安樂張晏曰

安使人也師古曰讓貴也安樂告遂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

善已毀行義請收屬吏

師古曰以善付吏也屬音之欲反其下亦同

曰滿酒大王

師古曰前

醉也酒濯也滿音于

即粹善屬衛士長行法

師古曰粹持頭也衛士長主衛之官粹音

材元

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駟奉乘輿車王使僕壽成御郎中令

遂參乘旦至廣明東都門

補注先謙曰此郭門亦蒙東都門之稱故遂謂是長安東郭門也黃圖長安城

東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

民間謂東都門其郭門亦曰東都門

本郭門又漢書地理志云東都門在東郭

東都門亦曰東都門

名春王門正月亭亦曰東城門

其郭門亦曰東都門即逢萌挂冠

處也下文昆明渠下云其一渠東逕奉明縣

廣成鄉之廣明苑南

史皇孫及王夫人葬於郭北宣帝遷苑南卜以爲悼園益園民千

六百家立奉明縣以奉二園園在東都門昌邑王賀自霸上御法

駕馬中令龔遂駟乘

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

賀曰我嗟痛不能哭

師古曰嗟喉咽也音益

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

補注先謙曰蘇何道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北闕

爲正門說

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

文穎曰弔哭帳也師古曰是謂此補注沈欽

曰祿周禮之次也鄭云大次初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

往所止居小次卽官待事之處數步大王宣下車鄉關西面伏哭盡哀止

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注先謙曰在東關故面西

也王曰諾到哭如儀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卽位二十七日行淫

亂大將軍光與羣臣議曰孝昭皇后廢賀歸故國賜湯沐邑二千

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語在霍

光傳國除爲山陽郡初賀在國時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

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五行志云無尾且云不得置後之象傳誤也沈欽韓云列女傳莊姪曰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也

亦以無尾爲絕嗣之徵此誤先謙案下云頸以其頸曰下似人而

下似人若無頭何由知爲大考異及沈說是冠方山冠補注先謙曰董巴漢輿服志云方山冠似進後見熊

宋祁曰浙本後作復王念孫曰浙本是也見犬見熊皆一時之事故總言之曰左右皆莫見不當云後見熊也御覽皇王部十四引

此正作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輒曰問郎中令

遂遂爲言其故語在五行志王卽天歎曰不祥何爲數來師古曰

仰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師古曰說夫

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大王誦詩三百

五篇人事浹王道備師古曰浹徹也音子康反補注沈欽韓曰諫苑至公篇夫子修春秋人事浹王道備上通

於天而師古曰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師古曰言王所行皆不合法

中音竹仲反大王位爲諸侯王行汙於庶人師古曰汙濁穢補注曰宮存

難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空

不久祿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補注沈欽韓曰大戴少問篇血者猶血虛辯注血憂色也宜畏

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卽位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

東可五六石呂屋版瓦覆師古曰版瓦大瓦也補注李慈銘曰王夢下青蠅之三字衍不則下語贅矣矢

本字作蒲見說文版當作販說文販敗瓦也發視之青蠅矢也呂

玉篇廣韻販北瓦也北瓦者瓦之仰者也蘇林曰猶言陛下所讀之詩也營營青蠅至于藩愷

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師古曰已解於上補注先謙營營青蠅至于藩愷

涕君子毋信讒言師古曰已解於上補注先謙陛下左側讒人眾

多如是青蠅惡矣

師古曰惡卽矢也趙王句踐爲吳王齎惡亦其義也補注王念孫曰案君側有讒人不當獨指

左側言之左側當爲在側字之誤也藝文類聚卷多部御覽卷身

御一引此並作在側李慈銘曰惡當讀爲路反與汚通凡不潔之

物皆汚蔑可憎惡也今江浙方言尙如是瞿鴻禨曰如是六字爲

句猶言如此青蠅矢也先謙曰左側猶今言左近卽旁近之意非

專指左言宋書樂志漢魏歌遠如期曲處天左側大樂萬歲與天

亡極不得謂彼文爲處天在側也郭茂倩樂府所載亦作左側王

說誤會文義所引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已爲左右如不忍昌

亦係誤本不足據

邑故人師古曰如若也不忍謂不能疏遠也補注朱一新

信用語讓

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爲福皆放逐之師古曰諛猶反補注先謙

臣

當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大將軍光更尊立武帝曾孫是

爲孝宣帝卽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張敞璽

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師古

令警察不徹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師古曰曰臣敞地

欲直露也

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

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

補注先謙曰廉察選使之非吏以廉察爲名也

爲領錢物市買朝

內食物

師古曰每旦一內之

它不得出入

師古曰食物之外皆不得妄有出入

營盜一人別主

微循察往來者曰主家錢取卒巡宮清中備盜賊

李奇曰巡連也

中清靖不得妄有異人也師古曰以王家錢顧人爲卒也補注周壽昌曰巡邏宮垣清除中禁皆以備匪人也中猶內卽上奴婢在

中者之中選宮與清中對舉

臣敝數遣丞吏行察

師古曰行四年

九月中臣敝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爲人青黑色小目卑

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癢行步不便

師古曰癢風痺疾也音人佳反衣短衣

大絳冠惠文冠

蘇林曰治獄法冠也孟康曰今侍中所著也服虔曰武冠也

柱後惠文法冠也但言惠文侍中冠孟說是也補注先謙曰惠文冠已見上補注御覽六百八十八引徐廣與服雜注曰武官皆惠

文冠本趙服也一名武弁大冠凡侍臣加貂蟬不論加貂蟬與否統名惠文孟服二說並是也柱後惠文高五寸以纁爲展循錄柱

卷執法者服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

師古曰簪筆插筆於首也牘木簡也

臣敝與坐

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敝欲動觀其意卽曰惡爲感之曰昌邑多樂

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舉復來東至濟陽迺復聞舉聲

臣敞閱至子女持轡

師古曰賀之子女名持轡

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

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紉

師古曰羅紉其名也紉音敷補注齊召南曰此

即公卿表地節三年所書之執金吾延年與酷吏傳嚴延年字次卿者不同周壽昌曰嚴次卿同時正爲涿郡太守故稱字長孫以別之羅紉即羅敷古美人名故漢女子多取爲名如秦羅敷之類

羅敷爲羅紉不知何故蓋未知引馬永卿之言曰李西臺小詞中書羅敷即羅紉而紉乃紉之訛也前爲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

起清狂不惠

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脈盡溺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

今日癡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日癡作白癡是周壽昌云左成十入年傳周子有兄而無慧杜注不慧蓋世所謂白癡此注所本惠慈

古通列子穆王篇達氏有子少而惠後漢孔融傳將不早惠乎皆謂慧也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

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前書言

補注先謙

曰以書白丞

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

相衛史也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已爲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

爲

師古曰於法不當然

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國疾者當勿治相殺傷

者當勿法

補注曾廣鈞曰法亦治也

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

力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

師古曰喜好也由從也喜音許吏反

後丞相

御史臣倣書聞奏可皆已遺

補注先謙曰呂已字通

上由此知賀不足忌

其明年春迺下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析而不殊

日析分也殊絕也

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食邑四千戶

師古曰海昏豫章之縣補

注沈欽韓曰贛水注豫章東北逕昌邑城而東出豫章大江謂侍之慨口漢昌邑王封海昏每乘流東望輒憤慨而還世因名焉

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復封爲列侯賀器

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可賀就國豫章數年揚

州刺史柯奏賀

師古曰柯者刺史之名也

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萬世問

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璽綬乎賀曰

然失之萬世又已賀且王豫章不久爲列侯賀曰且然

師古曰謂亦將如此

非所宜言

補注先謙曰以上二語皆非賀所應言也

有司案驗請逮捕制曰削戶三千

後苑

補注先謙曰表

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

師古曰廖

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廖音聊

死不爲置後曰爲暴亂之人不宜爲太祖

師古曰

一國之海昏侯賀死上當爲後者子充國

師古曰上稱由上其名於有司補注罷鴻臚曰

始祖由當作申唐人詩州家申名使家抑正是申上其名也

充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復死是天

絕之也陛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已加也宜曰禮絕賀曰

奉天意願下有司議議皆曰爲不宜爲立嗣國除元帝卽位復封

賀子代宗爲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爲

補注先謙曰案顧炎武云後漢書先武紀建武二年

詔宗室列侯並復故國十三年下云其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然漢書表傳中往往言王莽篡位絕惟此傳言今見

爲侯表云釐侯代宗以賀子紹封傳孫原侯保世曾孫會邑免建武復封又安眾侯寵以建武二年紹封十三年侯松嗣今見蓋光

武時亦但隨宜封拜未嘗偏及安眾以褒忠海昏以嘗居尊位故特紹封與錢大昭曰爲下南監本闕本有侯字先謙曰官本有侯

字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

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

補注劉奉世曰案武紀建元六年長星見更元光至元朔元年春戾太子

始生贊殊爲乖誤錢大昕曰本傳戾太子元狩元年立爲皇太子

年七歲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以年歲推之戾太子生於元朔

元年非建元六年衛青傳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外戚傳衛皇

后元朔元年生男據皆與本傳合贊語似未推校年歲若衛青收

河南置朔方郡則在元朔二年又在戾太子生之後矣李慈銘曰

此等大事班氏不宜錯誤讀者不得其解耳此贊蓋謂自建元六

年長星見遂有征胡之事至建元朔方之年而此贊蓋謂自建元六

家省文連屬言之耳故武帝太初元年始用夏正以春孟爲歲首

其前皆建亥以冬十月爲歲首至太初用夏正之後以前時月皆追

後戾太子蓋生於是年歲首至太初用夏正之後以前時月皆追

正之故以戾太子爲元朔元年生班氏志其實遂以爲其春生矣

蓋元朔二年之三月四月間夏正之十二月正月間也先謙曰武帝

命將出征自建元六年遣王恢等擊閼越始長星見後也先惟

助持節發會稽兵未嘗命將贊推原闕越始長星見後也先惟

將出征則推之建元六年以後未嘗以戾太子生屬之建元六年

也補注錢大昕曰建元六年以後未嘗以戾太子生屬之建元六年

殊爲不審惟取河南置朔方在戾太子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

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

師古曰

倭也音居羊反

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

哉秦始皇卽位三十九年

補注王念孫曰九當爲七見史記秦始皇紀及六國表御覽皇王部十一引此

作九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

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

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

師古曰盧額骨也音之欲反

不一日而無兵由

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

補注宋祁曰一本無下秦字

賊臣

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

師古曰蕭牆謂屏牆也解在五刑志

故曰兵猶火也弗戢

必自焚

師古曰左傳隱四年衛有州吁之亂公問於眾仲曰州吁其成乎對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言兵不可妄動久

而不戢則自焚燒戰敵也

信矣補注何焯曰舉秦以見漢之得禍未極猶有倖焉痛其詞以著戒也是已倉頡作

書止戈爲武

師古曰武字從止從戈所謂會意

聖人曰武禁暴整亂止息干戈非

已爲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

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師古曰易上繫辭也

故車千秋指明

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曰其銷惡運遏亂原

師古

日遇止也

因衰激極道迎善氣

師古曰激去至極之災引致禍善之氣也道讀曰導補注先謙曰千

秋適因惡運之衰激於禍也

傳得天人之祐助云

師古曰傳引也補注先謙曰傳猶稱